

徐蔚南主編

文	青
選	年

血与淚



日新出版社印行



徐蔚南 主編

文	青
選	年

血
与
淚



日新出版社印行

中華民國36年9月初版

——書名——

青年交
運之一
血與淚

——售價——

——著者——

徐蔚南

——發行者——

日新出版社

上海南京路哈同大樓323號A

——上海經銷處——

福州路東華里6號教育書店
山東路209號正氣書局
材森中路599號海寬書局
北京西路614號宏文書局
中正北二路87號新蛙書店
福州路320號大眾書局
河南路179號百新書店

——印刷所——

序

我每日在民國日報覺悟欄中舉行一次「青年徵文」，獲得青年作家們偉大的支持，紛紛以佳作惠寄，每天所得到的稿子，要超過覺悟所能容納的兩倍以至八倍。我細心地選擇文筆最好的，內容最動人的作品來刊載，幸蒙各界讀者，尤其是青年學生們，一致予以鼓勵與讚許。這不僅是我個人勞作所致，而是寄稿者的功績！

日新出版社約我將覺悟中發表的作品，再加一遍選擇，把可以給青年們欣賞觀摩的作品提拔出來，作為青年文選叢書，即成單行本。這個提議，恰好可以滿足一般青年屢次要求覺悟每月發行彙編本的渴望，所以我立刻就接受了。

青年文選叢書所選的文字，並不限於青年作家，老作家以及已成名的作家的作品，只要富於青年精神的而且富麗麗麗的，我也選錄了。或者，這更足以啟發青年們寫作的技巧。所選的文字，依體裁分類，如論說、小說、詩歌、書信等七八種。這不僅使青年們對於各種文體能得到認識，且也使青年們在多種多樣的詩文中，得到極濃的閱讀興趣。

我相信這部青年文選對於青年們可以有點益處的。第一，青年們閱讀青年文選，至少在思想上必不至落伍腐化；在知識上可以增加新鮮而正確的觀念。其次，即就練習作文，也可從這部青年文選裏，得到許多觀摩之處。

現在這部青年文選叢書開始發行了，希望各地的青年們都能以愛我的熱誠來愛好這部叢書！

徐蔚南先生主編

胡山源先生主編

青年文選

日新文藝叢刊

★ 已出下列十冊 ★

- (1) 家的召喚
- (2) 聖潔的靈魂
- (3) 小主婦
- (4) 新生
- (5) 童年的夢
- (6) 長春

精選青年作品 最合青年讀者口味
已出六冊 每冊內容小說散文詩歌遊記均全

我的寫作生活	國境線	賣場	兩天	誕圖	朦朧	轉變	劫難	早戀
.....
胡山源作	蕭萃作	石琪作	沈寂作	程育真作	方培茵作	張培作	湯仙華作	中原作

上海南京路哈同大樓三二號三號A室 日新出版發行

青年文選
第十輯
血與淚
目次

(一) 通論

老夫子和老媽子

楊寬 (一)

(二) 專論

元末的紅軍

楊寬 (三)

古詩雜評

吳流 承名世 (七)

(三) 批評

錯誤百出之黨史

馮自由 (一三)

馮自由的革命逸史

陸丹林 (一五)

讀「新原道」

振甫 (一七)

(四) 散文

伯大尼孤兒院印象記

羅洪 (二〇)

覺悟憶舊

姚天羽 (二二)

我與「覺悟」

鈕東 (二四)

忘年交

徐漪 (二五)

憶

蘇羣 (二七)



萍水緣
夫婦之路
計玉麟 (二九)

回憶
彬兮 (三二)

一個強烈的希望
更生 (三三)

公務員日記鈔
鈕東 (三五)

友誼的贈物
鈕東 (三七)

橋林道上
鈕東 (三九)

遠處的燈火
石耶 (四一)

五憶
張鑄 (四三)

喜筵
石耶 (四四)

小天使
石耶 (四七)

病中的啓示
石耶 (四九)

短簡兩輯
石磬 (五〇)

憶舊遊
朱顏 (五三)

枇杷
徐白言 (五五)

枇杷
尤靜生 (五八)

(五) 詩歌

詩歌八篇
胡樸安 (五九)

(六) 小說

阿鼻先生
張沐么 (六一)

血與淚
蘇羣 (六五)



通論

老夫子和老媽子

楊寬

陶行知
詩證

據說老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文化界招待協商會代表集會上，曾發出這樣的呼聲。

「人人叫我老夫子，生活不如老媽

子；

同是爲人帶小孩，吃不飽來餓不死。」

我今天姑以「老夫子和老媽子」爲題，一加論列。或許老夫子們要提出抗議吧，老夫子何得與老媽子相提並論？好在陶先生既相提並論於前，今則事出有據，應無庸議。

老夫子
老宗祖

一談老夫子，說來話長。老夫子的祖師，無疑的是孔老夫子。在封建時代，知識本爲貴族所專有，而貴族階級最下層的是「士」，大多靠技藝來做貴族的家臣，

〔通論〕 老夫子和老媽子

學而
仕則

以此爲生。歷時既久，「士」的人數愈弄愈多，那裏有這許多家臣的位置謀得到，便開始找新出路。恰巧那時貴族階級漸次沒落，平民漸次得到抬頭的機會，平民間正有不少人需要知識，於是「士」的新職業——教書——便應運而生。孔老夫子就是個開山祖，所以至今老夫子們還稱他爲「至聖先師」呢！後來封建社會崩潰，「士」成爲四民之首；老夫子們的地位也就青雲直上。孔老夫子抱着「有教無類」的宗旨，平民的教育便由此產生。他所教的課藝，還只是些貴族生活中應有的知識，他教出來的學生也只是做做家臣而已。

等到戰國時代，孔老夫子的弟子徒孫就大出風頭，子夏做了魏文侯的老師，子貢的弟子田子方，子夏的弟子段干木，都

爲魏文侯所尊敬，而子貢的弟子李克就在魏文侯那裏做起相來，曾子的弟子吳起也做了魏國的郡守，楚國的令尹。所謂「學而優則仕」，果然不錯！從此做官和教書成了「士」的兩大職業，不得志的教書，一得志便做起官來了。天下那有這麼許多官可做，不得志的當然要佔絕大的多數。可是也有些老夫子們看不起官，寧願自己貧賤。相傳魏文侯經過段干木的家必行敬禮，見了段干木，立待而不敢息，真是尊敬到萬分，可是魏文侯請他拜相，他却不肯受，要去見他，他竟越牆而逃走。又相傳魏文侯的太子在路上遇見了田子方，引車避讓，下車拜謁，可是田子方却不還禮，太子因問道：「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田子方答道：「亦貧賤者驕人耳。」又相傳顏觸見了齊宣王，王問道：「士貴乎？王者貴乎？」顏觸答道：「士貴耳，王者不貴。」這些老夫子們是不是生就了這付窮骨頭，一定要拿貧賤來驕人呢？孟子荀子等輩，雖然他們急急於想找個官做，可是態度也是驕人的，孟子說：「說大入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荀子說：「談說之術，矜莊以蒞之。」和孔老夫子那種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的情態不可同日而語了。至於那些隱士，更以清高自負，他們的氣節在官僚之上，他們的聲名更高過大官萬倍。

現代老夫子分類

至今在我們的教育界裏，老夫子們也還可以分作這麼幾類：一種是以教育當作終身職業，想以此爲生的；一種是看不起做官而以清高自負的；一種是做不著官而

暫作棲身的，而其貧苦則一也，俗語說得好：「十只黃貓九只雄，十個先生九個窮。」自從抗戰以後，老夫子們實在太窮了，在這個見錢眼開的社會裏，儘管你標榜清高，却沒人來尊崇你。許多人認爲教子弟去念書是出息的了，「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亂世中英豪固然更重，可是讀書並不够高，因爲亂世中的英豪，不是讀書起家的呀！過去老夫子們傳授自己的道統和學說，想造成自己的聲望，如今老夫子們的責任是在爲國家造就人才，國家自當替老夫子們打算打算。如果能把老夫子們的生活提高，也還可以改變社會風氣，對於普及教育也有很大的裨益呢！

老媽子很吃價

現在論到老媽子了，恕我不學無術，老媽子的祖師是誰，一時考不出來。封建時代貴族家裏只養着奴隸來做工，傭工制度的產生是在戰國之世，有書為證：「客致力而作耘耕者，……非愛主人也，曰如是糞且美，錢布且易也。」（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篇。）從前傭人的努力工作，無非想得到主子的賞識，可以吃得飽，工錢多。到今日却又倒了過來，主人必須要給老媽子吃得好，工錢多，老媽子才肯做。有人說，上海的女人比男人多，而摩登女子比樸素女子更多，所以要找個情人並不要費什麼勁，找個老媽子就很難了。其實找個適當的情人也不是件容易事，不如說要找個老夫子來教書是易事，要找個老媽子來燒飯就很難，這倒確是實情。



專論

元末的紅軍

（專論） 元末的紅軍

老夫子必灰心

現在上海私立小學校的教員其工作的繁重遠在老媽子之上，而生活的水準又遠在公館裏的老媽子之下。照這樣的情勢，女教員是不是都將去做老媽子呢？但是老媽子畢竟是老媽子，教員畢竟是老夫子，知識婦女還是只願做老夫子，不願做老媽子。目前國家正擬實行強迫教育，所需的小學教員，要以百萬計，我們一方面希望國家竭力提高老夫子們的待遇，不然準會有女教員去當老媽子的，一方面希望老媽子們要放遠眼光，想來老夫子不會長此不如老媽子的，將來需要百萬老夫子的時候，老夫子總有最值錢的一天。等着吧，萬物一有需要，便可利市十倍，國家當然需要人才，當然需要老夫子們去教育人才，決不會需要老媽子們去担負什麼重任的吧！

楊寬

江湖叢談之一

在我們中國，江湖上的秘密結社，確實在下層社會裏有着非常驚人的潛勢力，國家紊亂飢荒時，許多內亂的發生，往往就有這許多秘密結社做中堅份子，於破壞的工作；同時對於許多民族革命運動的興起，他們也有着不可磨滅的功績。元朝的「反元復宋」的運動，清朝的「反清復明」以及「扶清滅洋」的運動，無非是想反抗外來的壓迫，而追求國家民族的出路。雖然義和團「扶清滅洋」的運動鬧得一團糟，反而弄得喪權辱國，而「反元復宋」的運動，畢竟把蒙古人驅逐而建立了明朝的天下，「反清復明」的運動在我們初期的革命運動裏，也確曾得到他們的助力哩！

彌勒教與白蓮教

江湖的祕密結社裏，宗教思想非常複雜，有關佛教的，以唐宋時代的彌勒教和宋以後的白蓮教為最著。彌勒教是隋朝民間附會彌勒佛降生而發生的一種祕密經會，屬於華嚴及真言密教的緣起論派，歷經隋唐五代，到北宋而大盛，在元朝末年大亂時，曾和白蓮教徒混合活動，此後勢力頓衰，已不能獨立存在

了。白蓮教起於南宋，由於「彌陀淨土」西方極樂世界的信仰，組成的一種吃素念佛的淨業團體，屬於天台宗的實相論派，後來因為政府和教敵的強烈壓迫，漸漸和社會上不平份子結合，改變教理和儀式，成了下層社會裏非常有潛勢力的祕密結社。白蓮教在南宋高宗紹興初年為吳郡延祥院沙門茅子元所倡導，主張吃素念佛，後為政府取締，茅子元以「妖妄惑眾」的罪流謫到江州（今九江），可是這教依然祕密地流行在江南，到元朝統一江南，也頒禁令。到這時，白蓮教裏已參雜了民間其他的迷信，已相信什麼「五公符」「天背圖」之類，流行的區域在福建江西一帶，到元成宗時，由於白蓮教徒對朝廷的聯絡，忽而降下聖旨，受政府的保護，到英宗時又被禁止，從此就永久成為祕密結社了。元朝末年，因為國家紊亂飢荒，這異端的宗教信仰更是深入民間。這時白蓮教的教義中也已參入了彌勒教的信仰，宣傳彌勒佛即將降生的時候，「金沙覆地，處處皆清池茂林」，「壽命長遠，豐樂安穩」，「所營農稼，一營七穫，自然成實，不得耘耨」，這正是農民們所理想的極樂世界，也是飢民

們所日夜希求的，於是那些無知無識的農民和飢民，天天就熱望着彌勒佛的降生了。

紅軍的興起與塞黃河口

在元朝末年，這些白蓮教徒一面倡言彌勒佛降生，一面又假託宋朝後裔，舉起復宋的旗幟，在幾個月之內，今湖南，湖北，河南，安徽，江蘇，山東等地，都紛紛響應，大都燒香念佛，以紅巾為號，不約而同的稱為「紅軍」，頓時把元帝國擊

潰了。最初有羅田人徐壽輝，本是販布出身，往來蕪黃一帶。一天徐壽輝在鹽塘中洗浴，身上恍惚有光，給麻城人鄧普勝見了，大為驚異，便聚集白蓮教徒，以紅巾為號，推壽輝為盟主，攻陷蕪黃，以蘄水為「蓮臺省」，尊壽輝為皇帝，國號「天完」，改元「治平」，這是至正十年十月的事。

最鬧動一時的，要算韓林兒和劉福通的起事了。最初有名韓山童的，祖上世代信奉白蓮教，他宣傳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明王出世」，江淮一帶人民信奉的很多。後來劉福通等輩就倡言「山童實為宋徽宗八世孫，走海外得還，實為中國主」，殺白馬黑牛，誓告天地，要一同起兵，那知

〔專論〕 元末的紅軍

給官吏發覺，把山童擒了去，而山童的兒子韓林兒逃到了武安，劉福通等也就頒發詔書，說道：「蘊玉墜於海東，取精兵於日本，貧極江南，富誇塞北。」「虎賁三千，直搗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大宋之天。」首二句指宋廣王走崖山，丞相陳宜中走日本，以為宋廣王已在「蘊玉墜於海東」，陳宜中是在「取精兵於日本」，表示宋朝正統未絕，還可復興，次二句指蒙古人篡奪南人衣食財產，說明所以要起兵的原因。那時正遇黃河水災，至正十一年四月，元朝正集民夫十萬在塞黃河決口，據說那時有個童謠道「莫道石人一隻眼，此物一見天下反」。有人預先鑿了個獨眼的石人，沈於黃河邊，後來治黃河的役夫果然得到這「石人一隻眼」，於是紛紛參加「天下反」了。一時聲勢浩大，舉韓林兒為「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建元「龍鳳」，這已是至元十五年的事了。

朱元璋加紅軍

劉福通在至正十一年五月起事，到八月，蕭縣「芝蔴李」「老彭」（即彭大）「趙君用」（或作趙均用）也起義攻陷徐州，到至正十二年春，定遠人郭子興也和

鄉里豪傑襲據濠州（卽鳳陽），其他起於湘漢的，推「布三王」「孟海馬」爲首領，布三王號稱「北鎮紅軍」，孟海馬號稱「南鎮紅軍」，在這些紅軍中間，郭子興可說是後起之秀了。

原來朱元璋只是個窮和尚，在十七歲時遇到大疫，父母哥哥相繼死亡，窮得沒法埋葬，自己孤苦伶仃，跑到了皇覺寺裏去做和尚，等到郭子興的「紅軍」在濠州興起，他就投入了紅軍的隊伍，等到郭子興在至正十五年病死，劉福通就遣使來招撫用宋主韓林兒名義，命郭子興次子天敘爲「都元帥」，張天祐朱元璋爲左右副元帥，後來天祐天敘都戰死，又命郭子興的幼子天爵爲「中書右丞」，朱元璋爲「平章政事」。等到天爵被害死，朱元璋也就統帶着這一支紅軍。當至正二十三年張士誠攻宋都安豐的時候，朱元璋把韓林兒救了出來，自稱爲「吳王」，到至正二十六年把韓林兒害死，也就取消宋的龍鳳年號，後來平定天下，也就改稱國號爲「大明」了。

爲什麼
朱元璋
會成功

爲什麼旁的紅軍都不能平定天下，而紅軍裏的這個三等脚色——朱元璋，却能完成建國的大業呢？這是由於朱元

璋後來改變了「紅軍」的作風，不宜傳迷信，不作殘酷的破壞工作，有紀律，有秩序，有計劃，有毅力，能重用一般有能之士，能發揚民族精神，在雜亂的局面之中，獨有他能擔當起建國的責任，他的成功當然不是偶然的。可是他畢竟是紅軍出身呀，原來紅軍倡義的口號是「彌勒佛下生，明王出世」，紅軍的領袖韓山童被擒後，韓林兒就稱爲「小明王」，所謂大小明王本來也出諸佛家的經典，就是「正統斥僞志序」中「大小明王出世聞元經」的大小明王，因爲白蓮教徒認爲大小明王是和彌勒佛同時降生的本尊。朱元璋的稱國號爲「大明」，也還是紅軍的本色呢！

朱元璋可說是中國歷史上江湖起家的唯一成功者，他能斷然拋棄了膚淺的迷信和失去時效的冒牌復宋旗幟，喊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的口號，聯合知識份子，愛護民衆，在戰鬥中確立了建國的基礎，這便是他成功的所在。雖然，他得天下以後，未免又走上了專制和封建的形式。

古詩雜評

吳流 承名世

——舊詩新解之一——

一，孔雀東南飛的時代。孔雀東南飛前人都認為漢詩，近來有人懷疑它出於六朝時人之手，如梁啓超陸侃如諸位先生對它都有考證，他們認它為六朝時詩的證據，最主要的有：

(一)五言詩在東漢時方才漸漸興起，為何在建安時就會有這樣的長篇？

(二)「青廬」據酉陽雜俎為北朝婚禮，為何詩中提及。

(三)詩中的籠子蟠是南朝的風俗。

(四)本詩似受佛本行讚的影響。

這四條證據的人很多，因為一，五言詩至漢末已漸盛，而向長的敘事詩方面發展。二，社會禮俗往往有很古的遺迹流傳後世，或僅保存於一隅。三，佛本行讚是無韻的，內容風格，也和孔雀東南飛不同。這種駁論的理由也相當充足，所以上面四條重要證據，還不足以證明孔雀東南飛出於六朝，

其他比較不重要的證據更難成立了。

但是孔雀東南飛出於六朝，在本詩中確有很顯明的證據在。如「交廣市鮭珍」一語，我們知道廣州是吳大帝孫權所建立的，「交」「廣」連稱起於三國以後。有這一條堅強的證據，再配上上面四條證據，我們便可斷定孔雀東南飛是六朝時的作品了。

二，木蘭詩經過唐人的竄改。木蘭詩到現在雖還不能確斷為什麼時代的作品，但其出唐代以前，大概是沒有什麼問題的。不過我們覺得其間似乎經過唐人的竄改，我們試讀全詩，詞句都很通俗，如「朝辭爺娘去，暮宿黃河邊，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聲；且辭黃河去，暮至黑水頭，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燕山胡騎鳴啾啾」一段，和「可汗問所欲，木蘭不用尙書郎，願借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爺娘聞女來，出郭相扶將；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粧；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豬羊」一段，都同白話差不多，句法也參差不齊。惟

有當中的「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勳十二轉，賞賜百千強」一段，句法既整齊，文字又矜鍊，而且對偶工整，近於律詩，一望便知是唐人的手筆，其出於唐人^三之手，可無疑義。大約木蘭詩這段原文本很冗長，唐人覺得不妥，替它修改一下，而上下文又不曾多動，所以弄得竄改之迹顯然了。還有這詩的上下文，對於當時的君主，都稱「可汗」，如「可汗大點兵」，「可汗問所欲」，惟有這段中稱當時的君主為「天子」，這也是一個很大的疑問。從前人多說詩中的「可汗」是北朝人沿胡俗，對於當時君主^四的稱呼。或說這「可汗」是稱唐朝天子的，因為當時胡人稱唐朝皇帝為「天可汗」。關於前說，我們是承認的；因為這詩從文字格局和內容上看來，確是北朝人的作品；關於後說，我們却不能同意，因為一，「天可汗」是當時胡人對唐天子的稱呼，本國人不宜摹倣。二，為什麼既稱「可汗」，又稱「天子」，豈不嫌稱號紊亂？三，這詩除「萬里赴戎機」一段外，並無唐人的氣息，唐人怎能有這樣

古拙粗野的作品？而且「策勳十二轉，賞賜百千強」和「可汗問所欲，木蘭不用尚書郎……」也有些矛盾之嫌；既然「賞賜百千強」了，為什麼又說「可汗問所欲」呢？根據上面的理由，所以我們敢斷定這詩是經過唐人竄改的。

三，陶淵明達觀詩的來源。大家都知道陶淵明的爲人是很達觀的，而他的詩更充滿着達觀的意味，不過他的達觀實在是從悲觀來的，這是那時思想界一般的風氣，我想讀過陶詩全集和明瞭魏晉時代的哲學的人，一定同意上面的話。然而我們認爲這種詩格和思想，在漢代早已具有，例如有名的古詩十九首中第十三首：「驅車上東門，遙望北郭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下有陳死人，杳杳卽長暮；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賢聖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紉與素。」這首詩的風格，不是和陶淵明很接近嗎？就是曹操的短歌行開頭一段：「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也是中古

時代悲觀的人生觀的表現。這類消極的思想，像曹操這樣的英雄都不能免，可見時代思潮對人影響之深！像陶淵明那類本性曠放的人，自更容易接受自上古傳來，中古更盛，根深蒂固的道家哲學了。

四，「越人歌」與「綢繆」。劉大白先生「白屋說詩」說：「毛詩中唐風綢繆一篇，實在是一篇鬧房詩，雖然所鬧的似乎是新郎而不是新娘。因為鬧房的習慣法中，本來頗有兼鬧新郎的。」他的論斷固然也有相當的理由，但我們却還不能相信。我們覺得這首詩固然是「一男一女驟然相遇，而由第三者用開玩笑的語氣向那位男子取鬧，然而那一男一女並不見得就是新郎新娘。試讀「越人歌」：「今夕何夕兮牽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謔詬，心幾煩而不絕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這不是和「綢繆」的「今夕何夕，見此良人」；「今夕何夕，見此邂逅」；「今夕何夕，見此粲者」等語句很相近嗎？不過前者是對方的口氣；後者是第三人的口氣罷了。「越人歌」雖說是「鄂君子皙泛舟於新波之中，……越人擁楫而歌」。但我們覺得這首歌實在

是一首戀詩，祇要看「蒙羞被好兮不謔詬」，「心說君兮君不知」等語，便可明白。前人記載往往隨意亂說，未必可信。「越人歌」和「綢繆」是同類的詩，不過前者是南方人的作品，所以較宛轉；後者是北方人作品，所以比較質直。「綢繆」本是纏綿的意思，所謂「綢繆束薪」，本是借以興比男女的戀情的，而「三星在天」，恐怕就是譬喻三個人：一對男女，加上一個第三者。那個第三者很會開玩笑，他說：「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這好比現在喜嫖的人，往往喜歡拉同伴到堂子裏去，那個同伴如果是會開玩笑的，豈不會向那位真正嫖客說：「我看你今夜怎樣對付這位妙人兒啊？」雖然「綢繆」裏所說的那位「良人」，決不是妓女，但必是一位風騷的姑娘，可無疑義。至於「越人歌」裏的那位與王子同舟的妙人兒，更是自己獻起寶來，不像那位「綢繆」裏的「良人」，一語不發，任人開玩笑。南方姑娘比北方姑娘活潑，這或許也是一個證據吧！

五，「定情篇」與「靜女」。繁欽的「定情篇」中間有幾段話，很可以和詩經「邶風」「靜女

篇」相比，如「與我期何所，乃期東山隅；日吁兮不來，谷風吹我襦；遠望無所見，涕泣起踟蹰……」等語，豈不就是從「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蹰」一段中脫化出來的嗎？而「何以致拳拳，綰臂雙金環；何以致殷勤，約指一雙銀；……」等語，豈不也就是從「靜女其變，貽我彤管」，「自牧歸荑，洵美且異」等語衍化出來的嗎？所不同的是「定情篇」是借女子方面口氣作的；而「靜女篇」是用男子方面口氣作的。然其同為戀歌，則並無二致。

六，評古詩十九首。古詩十九首的著作時代，雖還不能確定，但其為古代有價值的詩，却是大家公認的。詩中的好處很難盡述，現在姑且摘評幾段，以表示我們的見解：

第六首：「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四句，非常自然，有三百篇的遺音。

第七首：「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不念攜手好，棄我如遺跡；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輓；良無磐石固，虛名復何益。」雖有怨怒之意，有傷溫

柔敦厚，但寫情真切，讀之令人感同身受。

第八首：「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爲？」出語既自然，寫情又真切，更能怨而不怒，爲十九首中的最高作品。

第十首：「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寥寥數語，中含無限深情，其妙處全在蘊藉，真是古詩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第十七首：「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諳察。」言情的深刻，在古詩中也很少見。

此外如第二首：「昔爲倡家女，今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第四首：「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爲守窮賤，轍軻長苦辛。」王國維先生評這兩首詩說：「可謂淫鄙之尤，然無視爲淫詞鄙詞者，以其真也」。我們認爲古詩十九首的最大好處，便在一個「真」字。後人作的詩所以不及古人，也便在不能「真」啊！

七，李白與陰鏗。杜甫贈李白詩說：「李侯有

佳句，往往似陰鏗。」從前人多不信這話，有人說這是杜甫譏笑李白的，因為李白有「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一聯，據說是襲自陰鏗的詩。其實唐朝人襲用古人的成句是很多的，例如王維堂襲取陶淵明的詩句，不以爲病。他的「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二句，除了「漠漠陰陰」四字，便完全是襲取陰鏗的成句。還有杜甫本人也常襲用陰鏗的句子，（詳下節）他怎會嘲笑李白呢？我們知道陰鏗的詩對偶工整，格律謹嚴，正是唐人律體的先驅，李白杜甫們的「苦學陰何」本是很自然的事，有何不可信處？

梁書陰鏗傳說：「陳天嘉中，……文帝嘗宴羣臣賦詩，徐陵言之，帝卽召鏗預宴，使賦新成安樂宮，鏗援筆便就。」歷代吟譜說：「子堅（陰鏗）五歲能誦詩賦，日千言。」足見陰鏗也是一個很有才氣的人，與李白相類，所以李白要學他。陳振孫說：「未見鏗之所以似太白者，太白固未易似也，子美云爾，始必有說。」陳氏不會細考陰李的關係，陰鏗的詩實在很有像李白的，我們且試錄陰鏗和李白的詩數首，作爲例證：

〔專論〕古詩雜評

蜀道難

陰鏗

王尊奉漢朝，靈關不憚遙；高岷長有雪，陰棧屢經燒；輪摧九折路，騎阻七星橋；蜀道難如此，功名詎可要。

關山月

李白

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戍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漢下白登道，胡窺青海灣；山來征戰地，不見有人還；戍客望邊色，思歸多苦顏；高樓當此夜，歎息未應閒。

晚泊五洲

陰鏗

客行逢日暮，結纜晚洲中；戍樓因嵯嶮，邨路入江窮；水隨雲度黑，山帶日歸紅；遙憐一柱觀，欲輕千里風。

昭君怨

陰鏗

跨鞍今永訣，垂涕別親賓；漢地行晴盡，胡關逐望新；交河擁寒霧，隴首暗沙塵；惟有孤明月，

猶能送遠人。

渡荆門送別

李白

遠渡荆門外，東從楚客遊；山瞻平野盡，江入大荒流；月下飛天鏡，雲生結海樓；仍憐故鄉水，萬里送行舟。

送友人

李白

青山橫北郭，白水遶東城；此地一爲別，孤蓬萬里征；浮雲遊子意，落日故人情；揮手自茲去，蕭蕭班馬鳴。

上錄的幾首詩，句法相同的雖然不多，但格律意境，確很相近。所不同的，李白才氣更高，句法更自然，陰鏗的句子終嫌來得生硬平淺，這是陰鏗不及李白之處，也是梁陳人不及唐人之處。然而李詩的與陰詩有關係，確是很明顯的了。尋求古人詩法的源流，應尋求其神韻意境的同異，而不當在字句上穿鑿附會；我們若細讀陰李的全詩，其因襲轉變的跡象，是不難看出的！

八，杜甫與陰鏗。杜甫的詩也有許多出自陰鏗

和何遜的，因爲他自己「苦學陰何」，所以能看出李白與陰鏗的關係，所謂非箇中人，不能道其甘苦。他的詩例如「江流靜猶浪」，是襲取陰鏗的「大江靜猶浪」；「白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和陰鏗的「白雲巖間出，初月浪中生」相同；「中流聞棹謳」，更是襲取陰鏗的成句。後人不會在陰何詩上下過研究，又沿襲前人輕視齊梁的習氣，復震於李白杜甫的大名，不會細考他們的作品，所以懷疑老杜的話。其實我們若撤去成見，用歷史的眼光來觀察古詩的演變，則唐詩和齊梁詩的關係，便能很顯明的看出，對於老杜「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的評語，以及他自己的襲取陰鏗的成句，就無庸深怪，而加以揣測附會了。

九，李白與庾信鮑照。杜甫懷李白詩云：「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這首詩從前人也說是杜甫暗諷李白的，他們認爲把庾信鮑照來比李白，是侮辱李白，而末句更是嘲笑李白詩才太粗，所以要與他「細論」。這也是穿鑿附會之談。因爲杜甫與李白交誼很深，而

且互相欽佩，照杜甫的爲人看來，決不至於輕薄好友。「詩無敵」，「思不羣」，是何等的恭維，拿庾信鮑照來比李白，也是看重李白的意思。只因後人輕視六朝的詩，硬把庾信和鮑照的地位壓低，才使更後的人發生疑問。實則庾鮑二人在唐代的地位還不很低，唐代詩人很受他們的影響。庾詩如詠畫屏風：「昨夜烏聲春，鶯鳴動四鄰；今朝梅樹下，定有詠花人；……」「逍遙遊桂苑，寂絕到桃源；狹石分花徑，長橋映水門；……」置之唐代大



批評

錯誤百出之黨史

自國民革命軍統一全國以來，國人始漸注意於編纂國前革命史，十數年來，坊間出版關於清末民初之光復掌故及黨人軼事，有如雨後春筍，蓬勃不已，迄今所知者，已無慮數百種，猗歟盛矣。然細察各書之內容，大都根據前清官書及歷年舊報，

詩人的詩集裏，並無愧色，其句法的自然，也確與李白有相近處。鮑詩如擬行路難：「瀉水置平地，各自東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數復坐愁？……」梅花落：「中庭雜樹多，偏爲梅咨嗟；問君何獨然？念其霜中能作花，霜中能實……」格調更像李白。杜甫拿庾信鮑照來比李白，我們認爲並不大差，而庾鮑二人在詩史上地位的重要，也於此可見。

馮自由

輾轉抄襲而來，於民黨艱難締造民國之真相，固未明瞭，而志士各自奮鬥之歷程，亦多隔闕，因而敘事述由，往往道聽塗說，訛誤百出。求其真能探本求源，大體不悖事實者，百不得一焉。此何故哉？曰，是在執筆者不知研求事實之門徑，而缺乏考據

徵實之過也。夫事實之真僞，不可不藉考據以明，而考據之方法，不外三種，所歷所見所聞是已。開國諸賢，能將生平身歷手經之大小事蹟，據實寫作，公之於衆，使後世史家，得所憑藉，頭頭是道，自屬難能可貴，次則以目擊爲比較可信，耳聞又次，且有直接間接及遠代近時之別。若出夫間接或遠代者，則其信效更遞減矣。觀晚近各刊物之記載，屬於第一種之所歷者，固如鳳毛麟角，卽所見亦寥寥如晨星之可數，要不外出於所聞一類而已，執是之故，執筆者每受穿鑿附會，習於故常。舉例以言，滿清官書，慣以竄改黨人名字筆畫爲能事，如、總理之名文字，輒加水旁改爲汶之類，此在前代稍有讀報經驗者，莫不知之，昧者不察，妄認滿清所竄改爲正確者有之矣。民國前五年，丁未四月，有革命軍舉義於粵省黃岡，黃岡，地在潮州饒平縣，昧者不察，誤認廣州之黃花崗卽黃岡者有之矣。丁未九月，黨人嘗由日本僱日輪幸運丸載軍械至惠州汕尾海岸，昧者不察，竟誤會次年春發生中

日二國大交涉案之二辰丸，爲革命黨所有者，亦有之矣。尤可異者，丁未十月廿七日，革命將領黃明堂關人甫等率總理命攻廣西鎮南關炮台，總理得報，乃率黃克強等由越南河內首途，於二十八晚抵達炮台，專詳余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某書局小學教科書，竟謂總理親自督兵攻佔炮台，殊屬不符事實。此種歷史教程關係兒童之常識，至深且鉅，誠不可不慎。諸如此類，不一而足，一言以蔽之，則亦缺乏考據徵實之過也。吾友陸子丹林，從事文化運動工作之餘雅好研究近代史，黨中先進，多所晉接。三十年來，蒐藏革命史料，至爲豐富，本諸身歷目擊耳聞，與各方研求，考證得失，分析異同，雖一名一字之微，亦潛心探討，務求正確，是誠有志史事者矣。近成「革命史譚」一集，徵序於余，余與陸子在上海逸經社及香港大風社，同事多載，深知其所記史實，足以補充正史，而策勵學子，謹陳管見如右，並告世之讀史者。

馮自由的革命逸史

陸丹林

革命黨先進馮自由先生，以前所編述的「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和「革命逸史」初二集，對於吾國革命史事珍聞，闡揚甚多，凡是讀過這幾本書的，對初期革命，當有深切的認識。而同志們因他精通革命史事，又屬在黨歷史最久的一位老同志，特給他「革命通」的徽號，顧名思義，便知道他對於黨史的精詳諳熟了。

最近馮氏所著述的「革命逸史」第三集出版了，他的體例，和一二集相同，而這集內容和一二集相較，似乎是偏重硬性的史料，趣味雋永的材料，比較少些，在我個人觀察是如此。

中國的國民革命自有機構至今，已歷五十二年，而初期革命的同志，許多人都不詳悉，他在「興中會初期孫總理之友好同志」及「興中會時期之革命同志」兩文，舉出五百多人，分別姓名，籍貫，職業，黨派及社團，或年代等而敘述，其中有若干是英，法，美，日等國籍，這些史料，實不易

得。正如馮氏在「本書大意」中所說：「本書所載史料，除就著者記憶力所及，分別錄出外，其餘概以己亥年出版之香港中國日報，及著者多年保全筆記函牘，民元臨時稽勛局查表冊為底本，就中大部屬於著者個人所獨有，而任何人所不知，即或稍知而不得其詳，吉光片羽，彌足寶貴。」孫哲生的序文對於馮氏是說他「為吾黨之先進，博聞強記；著作等身，年逾舞勺，即加入興中會，親炙總理，從事革命。於總理創業垂統之偉績豐功，嘉謨鴻猷，以及諸先烈先進經邦緯國之精神，致命遂志之奇節，莫不親見親聞。參與其事。其於南方及國外之黨務報務，與軍事活動，躬為主持者，歷有年所。民國成立，出長稽勛局，旁求博采，訪查考訂，於海內外同志効忠黨國之助勞事績，更深明晰。」從這些話看來，馮氏這書的精神，確有他獨到之處，和東拉西扯，拾人牙慧或是改頭換面的獮祭著作，截然兩樣的了。

他的「孫總理修政論被難記第一章恭註」和「中和黨小史」兩篇，據說是有感而作，前篇是強調與中會的成立是在於檀香山，而後篇是說明中和黨的真相，只是革命團體的外圍，絕不是招收革命黨員的直接機關。關於宣傳革命的出版物，有「開國前海外革命書報一覽」，「吳稚暉述上海蘇報案經過」，「上海民呼日報小史」，「上海民呼日報小史」，「上海民立日報小史」等，均能給予讀者們知道革命時期刊物的一般。

談到黨史個別事跡的，有革命富人李紀堂，「烏目山僧黃宗仰」，「南洋革命黨第一人陳楚楠」，「革命詩人廖平子」，以及劉光漢，王漢，呂大森，吳稚，金既成，陳宏生，陳湧波，蕭竹漪，余通，葛謙，譚馥，羅澍蒼，曾範，黎蕓，劉鐵，徐宗漢，李其，張百麟等先烈的時行偉績，深可頌廉立懦，發人深醒。

在一林故主席與美洲國民黨一文裏，摘錄一些，便可以見到這冊書的珍貴史料，如述林故主席遊美洲，到舊金山時，同志開會歡迎，有云：「余（馮氏自稱）於宣佈開會辭後，即有介紹子超先生於

會衆曰：『諸君知袁世凱在北京參議院就職臨時大總統時，有人持正不阿，使之大煞風景乎？是日袁佩劍登場，意氣揚揚，不可一世，臨時參議院議長某君遽趨前曰，此地乃代表人民之最高機關，不能攜帶武器，請先生解除武器，以崇法治。袁聞之，爲之變顏，即靦然從之。此守正不阿之參議院議長，諸君欲見之乎？即以手指子超先生而言曰，余特爲諸君介紹，此位先生，即當通令袁世凱解除佩劍之參議院議長林森也。』於是全場鼓掌歡迎。……』繪影繪聲，一幕逸事，似在眼前。

又有敘及中華革命黨的黨員誓約，他們填寫誓約的先後，第一號黨證是王統。此外各同志所領黨證戴季陶第六號，陳其美第七號，田桐第八號，鈕永建第十七號，鄧鏗第卅一號，凌鏡卅八號，謝英伯七十一號，夏重民八十五號，蔣志清一〇二號，柏文蔚一八九號，林森二二三號，周應時二三八號，馮自由二四二號，居正二五五號，鄧家彥三三五號，胡漢民四五〇號，廖仲愷四五一號，謝持七〇九號，吳鐵城七一號，許崇智七四一號。按一〇二號即當今主席蔣樂毅。以上均是在民國三年七

月中華革命黨宣布正式成立之前加入的。

本書爲商務印書館出版，版本有分渝版滬版兩

讀「新原道」

振甫

從前梁任公先生論中國的文化，說到宋明的理學，認爲是中國文化和印度文化結合後所產生的新學術。因而說到現代的中國文化，受了西洋文化的影響，相激相盪，在將來一定會孕育出一種新的文化。這一個預言，現在是應驗了。就哲學方面說，馮友蘭先生的「新理學」正是中西文化結合後所誕生的寧馨兒。馮先生在哲學上的建樹，正可以當梁先生的預言而無愧了。

馮先生繼「新理學」之後，又有「新原道」之作。「新原道」這一部書，是用來說明新理學在中國哲學中之地位。馮先生接受了西洋新邏輯學，用來研究中國哲學，發現了中國哲學和真精神，再來建立他的新哲學。所以這種新哲學其精神是中國的。但用以建立新哲學的方法完全是應用新的邏輯學，這種方法是西洋的。因爲應用新邏輯學的工

種，紙張和字樣，略有不同，而內容是無分別的。特爲介紹，以供研究近代革命史的參覽。

具，所以思想淵淵入微，了無漏義，足以補救中國哲學的罅漏。因爲其精神完全是中國的，所以不同於西洋的哲學，足以補西洋哲學之未備。

在西洋很少利用新邏輯學以建立新的形上學。新的形上學是超乎形象的。他所講的是真實不是實際。是一種抽象的理論，形式的紀念，而不著跡象的。在西洋哲學史裏，沒有這一種形上學的傳統。在中國哲學中，恰好有這一種傳統，所以新理學的精髓是中國哲學的。

至於「新原道」中的「道」，就是講新理學中的道。這一個道是超乎形象的。超乎形象的道，能够提高人的境界。科學上的知識，使人有所知，不能使人提高境界。使人向功利的路上走，使人去求個人的功名利達，超乎形象的道就是使人能够超出功利的束縛，達到道德的境界，這已經是極高一

層，達到道德境界中的人，所做的事件件求合乎道德或不背道德，他的作道德的事是出於有意的選擇，需要相當的努力。再進一步便達到天地境界。在天地境界中的人，作道德的事，不必出於有意的選擇，亦不需要努力，他的一舉一動，無不合道。正如孔子所說的「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我們一般人真要從心所欲的做去，便不知要怎樣地盪挾道德的藩籬，我們所以不能够不踰矩，全靠我們強制自己的欲望依着道德的規範去做，所以修養到從心所欲不踰矩，已達到天地境界，比道德境界更高一層了。

孟子說：「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爲大丈夫。」像這種大丈夫的境界雖已是非常難得，不過還是道德境界。雖是至大至剛，不過還是就人與社會的關係說的。不像孟子所謂浩然之氣是就人與宇宙的關係說。養浩然之氣的方法有兩方面：一方面是了解一種義理，此可稱爲明道。一方面是常作人在宇宙間所應該作的事，此可稱爲集義。明道集

義既久，浩然之氣自然生出。有浩然之氣的人的境界，也是天地境界。

要達到天地境界，照新原道的道講，第一要明白道的種種觀念，然後可以知天。知天以後就可以照着應該做的事做去，即所謂事天。達到從心所欲不踰矩的境地就是樂天，然後能升入天地境界。到了這一步功夫，對內言，已完成了聖人的功夫。對外言，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外界有什麼事情來，自會用最好的方法來適應它，不過分，也不不及，事事恰到好處，這是最適於做領袖的才幹。所以這一種道，就是內聖外王之道，這一種道，就其超出功利境界，超出道德境界說，是極高明。就其不離人倫日用說，是道中庸。所以這一種道，是極高明而道中庸的。

根據這一個標準來看印度的宗教哲學，就見得他是極高明而不道中庸。因爲印度哲學的精神是出世的。再來看明法度的儒學，是道中庸而不够高明，就儒家中的孔孟說，他們對於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未能分割清楚，所以道中庸而於極高明方面，尙未能達到最高的標準，至於楊墨雖有爲我兼愛的

不同，但其出發點都是利己，尙未能超越功利境界，所以 不够高明，到了名家，始能超乎形象。如惠施所說，並不專靠經驗斷定在形象世界中甚麼東西是最大的、甚麼是最小的，但離開經驗說：「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至於公孫龍的雞豎白，也是超乎形象而發現豎白的共相。到了道家比名家更進一步。名家以爲一般人的常識是錯的。但是一般人的常識也是真理的一方面。道家接受了名家的超形象的見解，而加以修正，所以是極高明。但是道家的修養方法和儒家不同；儒家用集義的方法，所得到的是在情感上與萬物爲一。道家用法，由去知而忘我，得到與萬物渾然一體的境界，所以在知識上與萬物爲一，故常有遺世獨立之概，所以尙不會道中庸的標準。

中國哲學的精神到了漢朝受一次逆轉。漢人也講老莊，但把老莊超形象的理論加以形象的說明，所以使中國哲學又墮入形象世界中了。到魏晉玄學時期，開始又步入正軌。玄學家所講的聖人，其境界是極高明，其行事是可以道中庸。但這兩者還是兩行，並不能把極高明與道中庸打成一片，在應世

隨俗中即得到極高明的境界。到了禪宗，才說應務應世，就是妙道，把兩者統一起來了。但禪宗既說担水砍柴就是妙道，何以還要出家。所以到了宋明的道學，才於人倫日用中見妙道。

宋明道學，沒有直接受過名家的洗禮，所以他們所講的，不免著於迹像。到了清朝，中國哲學的精神又受可逆轉，直到馮先生的新理學出來，才又接上了中國哲學的正軌。馮先生所講的新理學，完全是應用西洋新邏輯學的方法，所以是超形象的，在極高明方面講，最爲圓滿，超過了先秦儒家及宋明道學。就道中庸方面講，他的應用同於儒家。它是集儒道名及宋明道學家之長，在情的方面同於儒家的民胞物與，在知的方面，同於道家的由超形象以悟到萬物一體的境界，所以它是接着中國哲學最好的傳統而建立起來的。

新理學中所講的道，就其極高明這一方面說，就是天地境界。這個境界，在儒家道家玄學家禪宗和宋明理學家都已見到不過他們或因爲沒有接受過名家的洗禮，極高明方面還感到不够，或因有遺世出世的思想，在道中庸方面還感到不够。新理學是

就其不够方面加以修正，使之極高明而道中庸，這是馮先生得力於西洋新邏輯學之賜。其所講的境界，原來是古昔聖哲已悟入的境界，這是有得於古昔聖哲論道之賜，但能够認清中國哲學的真精神，指出它的演變和逆轉，再把新邏輯學來加以修正，這就是馮先生在中國哲學上的偉大成就。從歷史的觀點來說明這一個大成就，就是這一部「新原道」。



散文

伯大尼孤兒院印象記

羅 洪

這裏我想介紹一個最純潔的所在，一個人間的樂園。在這個所在，我們感到一種融洽，和諧以及恬靜的情調。與其說它——伯大尼孤兒院是一個孤兒院，不若說它是一個人間的樂園，更爲適當些。聽到伯大尼孤兒院這個名字，已經好久了，我祇知

有了新原道，方顯出新理學在中國哲學中的新貢獻，新理學是接著中國哲學的真精神。這種精神已經孕育了幾千年，雖中間經過二時期的逆轉，但終於發揚光大起來。我們希望新原道的流行，可以使國人深刻地認識新理學的價值，使中國的內聖外王之說，光大起來，用來消弭人類因科學發展而遭遇到世界有毀滅可能的憂慮。

道它在一所狹小的三層樓屋子裏，大概收留着七八十個兒童，沒有經常的款項可供使用，每天祇吃餚餚或赤豆粥，往往無法支持一日三餐，祇能舉炊兩次。主持該院的錢團運先生沒有一個助手或僕役，獨個兒教育這幾十個兒童，他教他們能爲自己盥漱

洗衣，能照顧自己，他也培養他們爲羣衆服務的精力，掃地抹桌子，煮飯，都依照年齡分配得有條不紊，而且有一定的時間教他們讀書寫字。

別認爲處理日常的瑣細事情沒有意思，要使孩子們對於煮飯洗衣掃地發生興趣，一點不勉強照顧自己，那並不是容易的事。我們試想，一個家庭裏如果有六七個孩子，主婦該怎樣辛苦忙亂呢？不是這個兒子蹣跚，便是那個孩子哭嚷。然而伯大尼孤兒院所收留的孩子，最小也祇五六歲，他們却被教養得能够照顧自己，並不爭吵哭嚷，打架鬧事。飯食雖然簡單，但絕不面有菜色，他們很活潑，很壯健。

我聽了這些話，不免要問：

「那麼那位主持的錢先生要什麼支持他呢？」
「一顆堅毅熱忱的心，他是把教育孤兒作爲終身事業的！」那位朋友告訴我。

對了，天下無論怎麼艱苦的工作或事業，祇要具有堅毅和熱誠，總能克服困難。後來我又知道那位錢團運先生是一個熱心的基督教徒，於是我更相信這些孩子們是被溫暖的情感所薰陶着。宗教確能

使人堅定信心，熱忱服務的。

前天，我有機會實地到伯大尼孤兒院去參觀了一次。它現在已經遷移在中山路一九三號一所很大的屋子裏，那也是一個基督教徒購買下來捐助給伯大尼孤兒院的。屋子寬大，又有空地，一塊空地作爲運動場，另外的一塊長滿着孩子們手植的蔬菜。

我們參觀了他們的寢室，教室，膳堂，都是清潔整齊，雖然陳設簡單，却是十分潔淨可愛。這路遇到孩子們，都很禮貌地鞠躬行禮。他們有的在洗衣，有的在掃地，有的在搬動木柴，也有幾個小小的女孩子正爲自己的衣服縫上掉去了的鈕扣。我們聽不到一點爭吵的聲音，即使是搬運木柴的一羣孩子，也顯出了他們互助合作的精神。

現在他們請了兩三位教師，孩子們最高的程度，也已經到了初中。那位主持着錢團運先生跟我談着他十多年教養孩子的樂趣，他從兩三個孩子扶養起來，現在已增加到一百五六十個了。爲了孩子們知識上的需要，聘請了兩三位教師，可是煮飯等等各種操作，還是孩子們自己動手的。

我最愛他們之間那種融洽和諧的空氣。在那邊，使我忘記了外面那個紛爭雜亂的世界。對着眼前這些明朗整齊的屋子，倒使我想起伯大尼孤兒院當年在狹小屋子裏養育七八十個孩子的困難情形，這種教育孩子為終身事業的熱忱精神，實在是最高偉大的。

他們現在仍舊很窮，靠着幾個基督徒的細微捐

覺悟憶舊

五四時代，作為南方新文化新思潮的先鋒的，當推民國日報的副刊「覺悟」和時事新報的副刊「學燈」，但以擁有讀者的比例言，那末「覺悟」遠較「學燈」為多。原來「學燈」偏重學理方面，而「覺悟」則除學理而外，對於社會實際問題也頗注重；尤其是那種短小精悍的「隨感錄」和「通訊」之類文字，為「覺悟」所獨具的特點。

「覺悟」最初的篇幅是和現在半張大型報一樣的大小，其後改為時下小型報一樣的形式，最後又改為大型雜誌一樣的面積。

助，從未向人捐募。熱心社會慈善事業的人們，如果解囊捐輸給這樣一個人間的樂園，確是極有意義的舉動。

在回來的路途上，我一直被伯大尼孤兒院裏那種溫暖的氣氛沉醉着。我想到前些日子所看的「萬世師表」那個戲，同時在眼前映着伯大尼孤兒院裏那些孩子們的愉悅的臉。

姚天羽

那時「覺悟」的內容是分爲論說，評論，問題，討論，東西洋思想學說介紹，文藝，通訊及隨感錄等。而通訊及隨感錄是天天有的，並且每天所發表的通訊文字，在讀者來信的後面，必刊着編者的答覆。在這種答覆中，我們很可以觀察出編者對於讀者所提出的疑難問題，都不厭其煩地給予滿意的指示。這要不是學養有素，而且對社會各方面都有着深切瞭解的人不辦。

那時在「覺悟」上寫文字的人，都沒有分文稿酬可得，但投稿的人却意外地踴躍，記得那時在

「覺悟」上常常寫稿的人有戴季陶，劉大白，沈玄慮，李漢俊，施存統，謝晉青，陳朝道諸人。文藝方面不論詩歌，小說的作者，以青年人居多。以未附逆前的樊仲雲所譯日本文學家厨川白村「近代文藝思潮」一書，起初也會在「覺悟」上連載過。

說起「覺悟」的開創者，似乎不用我說明，大家都知道是那邵力子老先生了。而主編這份刊物的，也是邵老先生。那時邵先生還担任着復旦大學的教授，教務很忙；同時他又忙着其他社會事業。但他對於這份刊物，仍能拿出全副精力去經營，去培植，並不因了其他事情的過忙而稍稍減輕了對它的責任。別人爲什麼肯踴躍地把文稿投送到「覺悟」上去，也不難瞭解了。是的，邵老先生的苦心實在令人感動得很。尤其令人感動的，除了他對一般讀者給予有益的指導外，便是他對於青年投稿者的愛護。凡是青年人投過去的稿子，如有不妥的地方，都能給予修改，給予發表的機會，從來沒有像一班自命「大編輯」者那樣的脾氣，他後來所以能成爲「青年導師」，受青年們的敬仰崇拜，也不是沒有原因的。

當「覺悟」出世之時，我還在中等學校念書，課餘作爲我唯一的讀物的，就是這份「覺悟」。那時我看它幾乎看得入了「迷」，不知不覺地也胡謔起來。而胡謔出來的，多半是「隨感錄」之類，我不願自己文字過於幼稚，每有胡謔的東西，都要拿到「覺悟」上去，而每次拿出去的不成樣的東西，都能給予「斧正刊登」，這使我感到了異樣的高興。我後來的能够寫寫文章，說起來還是「覺悟」，也就是它的經營者邵老先生給予我鼓勵的結果。

這兒，我得連帶一說的，那一年，我所肄業的那中等學校裏，會發生過虐待貧苦同學的事，許多同學在學校當局高壓政策之下，都噤若寒蟬，而我忍不住把學校當局虐待窮苦同學的事實寫了一條新聞送各報去登，但只有民國日報一家登出。事後學校當局查出是我幹的事，立刻把我開除了學籍。我被開除後，又寫了一信告訴邵先生，他便把這信在「覺悟」上刊出。而且在這信後面加上了幾句替我聲援的語句，因而我得到了社會上的同情。

其後我到杭州去讀書，邵先生還特地從他的新給所得中分出一些錢來幫助我的川資和學費，邵尤

生這種熱忱，我至今還忘記不了。

邵先生因事離民國日報後，「覺悟」雖由他人負責主持，但無論如何，已不及邵先生親自主持那

我與「覺悟」

偶然走上街頭，看到許多人擠在一起，走近一看，原來大家在看貼在牆壁上的一張新出版的民國日報，我懶得和他們擠，便向附近的報販買了一份帶回去看，久別重逢，如遇舊雨，尤其看到覺悟一欄，不禁使我想起十多年前我和覺悟的一段因緣來。

那時我還在上海×學校讀書，有些同學發表慾非常強盛，當時一般的報紙雜誌，都成爲大家投稿的對象，昨天某同學在××副刊上登出了一篇論文，今天某某同學又在××雜誌上刊載了一篇小說或隨筆，這成了一般同學口中的話題，大家都很艷羨似的；而作品的主人，更似乎非常驕矜的自詡的成爲一個未來的作家了。

我便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偷偷的瞞了周圍的

時的精采了。

我至誠地希望現在的「覺悟」能回復邵先生親自主持那時的精神！

鉅東

人，寫下了三篇東西：我還記得一篇是身邊隨筆似的短文，還有兩篇則是米凱郎基羅和亞基米得的傳記，那是由一本法文教科書上翻譯下來的。這當然是一些非常幼稚的東西，然而在當時却極爲鄭重的贈正了，同時又似乎非常怕羞的用了筆名，親自封好投入了郵筒，寄給覺悟，——因爲當時民國日報是天天看到的，覺悟欄的文章又爲我所愛好。

等到寄出之後，心頭才像一塊大石落了地，同時又覺得很後悔，恐怕不能發出，給同學偵悉之後，又是多麼難爲情呀！於是心中又起了忐忑不寧，課也懶得聽，事也懶得做，茶飯無心的天天上午十點鐘，——報紙是十一點鐘送到——便到閱報室去守候，一接到報紙，便飛也似的展開，看覺悟欄裏有沒有登載我三篇東西的任一篇。到了第四

大，幾乎已絕望，但又不得不到閱報室去守候的時候，奇蹟發現了，天啊！我幾乎發狂了。這第一篇刊着的不是我的一篇散文嗎？這還是我第一篇用鉛字排成的作品呀！接着第二天第三天又把我的兩篇翻譯登出來了，當時的那種超功利的快樂，真非言語所能形容，雖離開現在已有十五六年的時間了，然而當時的情景，却還歷歷如在目前。後來漸漸給一些同學知道了，大家吵着預約着稿費收到後怎樣請客；同時又給自己預約着：怎樣買兩部久思購買而不能遂願的好書看看，真是興奮極了。

之後，上述的三篇文章，果然取得了每篇兩元的酬金，除請了幾個同學大嚼一頓之外，還到商務印書館買了一部辭源，帶着非常歡喜的心情，在書

忘年交

——記一位農村運動的老戰士

大伯，古稀以上的年齡了。來信，總喜歡稱我為知友。我曉得他脾氣，不甘於老，處處地方要和年青人比賽一下，在鄉里中，我是和他最談得來的

（散文）忘年交

的第一頁寫上了如下的一段話：「一九××年×月，求學滬上，其時頗感工具書之缺乏，因購是書，又此書以覺悟稿編購得，委誌數語以示欣喜」。以後又有好幾部書上寫着以覺悟稿編購得的話，其實那是善意的說謊，近乎誇張的寫法了。

其後投稿的範圍漸漸擴大，但仍有許多小文在覺悟發表，這樣大約有兩年，一直到我離開了×校，離開了上海為止。

現在重復看到民國日報的復刊，覺悟欄的依然如故，不禁如在他鄉碰到了舊雨，又鼓起了我十五六年前寫作的興趣，寫了這篇回憶式的短文，以誌我過去和覺悟曾發生的一段因緣。

徐 漪

一個。他喜歡我底叩扉請謁。

老人家在前清是個秀才，在舊學方面用過一番苦功來的。但他很早就受到康梁——尤其是後者底影響，在思想上急劇地轉變着，而且向自己所藏身

的封建堡壘，時施以反戈一擊。

記得十六七歲時，我正沉浸於舊詩詞的苦吟和許多神交詩友吟答酬唱，幾無虛夕，毫不知聞有五卅文學革命的巨浪已衝決着詩古文學的舊樊籬，他老人家却屢次勸我改變旨趣要摒棄吟風弄月的潔癖孤高，主張爲人生而藝術。

我的棄舊迎新，雖然並不受他多大影響，是我到了上海讀書以後，開始漸漸演變的，但是他底期望年青人的熱情，在我以及和他日常接近的幾許青年，彷彿獲得一種「神」的感召和啓示，在生活上，在工作上始終不敢自暴自棄，始終把目標放在前面放在上面去爭取。

大伯的精神，是超人的健旺，他每天黎明趕三里路外的早市，無論風雪或雨潦。他帶了一支手杖，但掛在右臂彎，聊備一格。你想：他在六十壽辰之後，還一索得男。我會以「老樹逢春猶着花」一詩調之。

民國二十九年八月，大伯已是近七十的高齡了，但他也參加了建立人民抗日自衛會成立大會，三日三夜不眠不休，在敵寇僞軍的環伺窺隙中，天

天流動，熬着蚊陣的圍攻和熱浪的侵襲，討論民主抗日的工作綱領。我很清楚地記得，在第三天議程完畢的時候，東方已微露曙色，大伯立起身，混入農民代表的行列中，趕着近二十里的路程，回到自己的莊院去歇息。

第二年敵僞進行「高度清鄉」，留在本地的抗日份子悉遭拘禁或殺戮。老人也吃了二個月的東洋官司，天天嘗着尿坑的臭味，幸虧他身體好，還能忍受着空前磨難。出獄後，曾賦一絕句自況；詩云：

「肝膽原同白璧珍，黃楊厄裏現精神。秋風秋雨鳴鴉噪，還我東菑遲暮人。」

大伯一生精力，可以說傾注於農村教育，他至今尚興匆匆的在宅邊的一所小學裏，擔任一課注音字母的教育，聲浪很高，肥皂泡沫似的口水，從殘缺的牙齒和乾癟的嘴唇之間，直噴到坐在前排的小孩子的仰起的臉上。有一個時期，也很熱心地跟我討論國語拼音問題，他的觀點：中國的落後，不民主，是由於農民的不識字缺少智識。他竭力破除迷信，提倡科學，辦了一個圖書館和建造了一座公

墓。

在中國農村的改造，脫離了政治，是不可能實現的，具體地說，土地問題不解決，生產工具及方法，依舊是幾千年前的老樣子，政治經濟文化等等一切形態，也決難更變。我會經對他的辛勞的一生，下了一個無情的酷評，我說：

憶

——給一個朋友——

窗外下着雨，我憶起遠天的友人。

是那一年呵，我們在上海認識了，又在上海分手了。

我永遠記得你淳厚的友情，記得你堅強的性格，記得你特別大的腦袋，和光光的和尚頭。

我們是同其命運的，在這繁華的都市，我們同樣地被人凌辱，被人蔑視，我們被注定了可悲的學徒的生活——那是被一些先生們美其名曰練習生的職業。

「老伯，您一生受了改良主義的騙。」他頗首肯，但是立即他說了：

「做了總比不做好。」

這是對的，這種精神也就是使大伯永遠年青的唯一原因吧！

蘇 羣

你比我來早了好幾個月，但你不像別的「師兄」們欺負我，你好心地告訴我許多的事，使我免去了多少次罵和責罰。

我一開始便注意了你光光的和尚頭了，因為只有像我這個剛從鄉下出來的孩子，才會帶着這惹人嘲笑的特徵，搖到上海，你看，阿林，阿嚴，連那最小的傢伙——阿金，也是梳得光亮的飛機式的頭髮，但你却滿不在乎，搖着那顆光光的腦袋，來往在收銀處和櫃台之間。

那是如何偉大的處所呵：我記得，一到上海連那張開着的玻璃門也不敢跑進去，我想像着那是多

麼的尊嚴，在裏面也許陳列着許多奇珍異寶，怎麼的一個好去處呵；誰說不呢！他執着上海百貨業的牛耳，知名的四大公司之一。

但我終於跨進了那大門，而且在裏面生活下來了。

第一次，你跟我談話，除了問我的姓名以外，你說：「爲什麼到這裏來呢？沒有別的地方好去嗎？」當時我真想不透你爲什麼要說那樣的話；但以後，便也漸漸的明白了，那裏並不是天堂，而是地獄。

在那大的建築物底下成年的照不到太陽，十個半鐘點的工作，沒有一點休息，我們獻出了我們所能盡的力量，但我們所獲得的報酬却是那樣的可憐，你也許還記得，一個月只有六元九角錢，我們會作過統計，每天可得大餅油條一付，（一角錢）和生煎饅首一隻（三分）。

這是怎麼一種生活呵！我們以青春作廉價的出售。

我們成了很好的朋友了，從那時起，我知道了更多的東西，我們學習了憎恨，對剝削者的憎恨，

我們也燃燒了希望，向開着花的明天。

我們利用着可能利用的空暇，讀書，學習，我們讀的書愈多，對這不合理的生活，也愈有反感。你愛上了繪畫，你說：你如用你燃燒的筆，蘸着燃燒的顏色，畫出這世上有着那樣兩種人，一種是工作着而不能吃飽的，一種是不工作而在窮奢極侈的。」而且，你還做了那樣個美麗的夢！你打算進美術專校去讀書，爲了解決生活，你還準備早晨去賣報。你不會忘記那一個早晨吧！我催着你從宿舍裏爬起來，到報館去批報，我們走在闕無一人的馬路上，看着從廠中駛出來的第一列電車，我們在中美日報館，正言報館，申報館，但每一家都問我們要批報的條子，我們從那裏有這條子呢？結果只好白白的回來了，賣不成報，你也進不了學校，於是你的夢便也不得不在現實的針尖上給挑破。

在那裏，我逗留了一年，我忍受着生活給我的磨練，我恨那種生活，在那一年的冬天，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後的第四天，我便悄悄的離開了上海，向長滿綠草的曠野行走。臨走，你說：「寄信來呵！我會跟着你去的。到那自由的國土，祖國兒女

可以縱情歌唱的地方。」但只有一個月，我却給家裏我回去了，我真信告訴你，「我已成了家的俘虜」，你除了叫我以百分之百的理智來處理這件事以外，你沒有過分向我責備，我們通着信，在信中交換着生活的痛苦和發發牢騷。

之後，我又一度離開了家，回來以後看到你很久以前給我的信，你說，你已離開了上海，往來在常州與丹陽之間販瓜，我照你寫明地址寫了信給你，但沒有回信；我寫信給上海的朋友探問你的消息，也是枉然，從此，我便得不到你的訊息，我們之間一切聯系也便斷了。

五年，多悠長的日子呵；我無時不懷念你，但這也只能寄託於夢寐之間。

最近，我又從家鄉溧溧到上海來了。第一件事

萍水緣

一九四五年冬天，華北B青年月刊上曾刊載過這樣的一啓廣告：「某青年徵求會受相當教育，思想純正，品行優良，愛好文藝的良友一位，志願者

，便是到我們曾經服務過的唐斯去探聽你的消息，我碰到你的堂兄，他在那裏整整的找過了五年，他們已不曉得我們在時的任人宰割了。他們有了自己的組織，自己的工會，用自己的力量保護自己。

他說：你那年曾爲了祖國的生存去參加抗敵戰爭，從常州寫過信給他以外，到現在沒絲毫信息。你的那位年幼的妹妹而今已長大了，她盼望着你能歸來，或是給她一個信。

今天，下着雨，我流着眼淚憶起你。我的朋友，你是不是還活在世上，而且活得健康？是不是已經在對日戰爭當中把你生命交給了祖國，用你的血染紅了江南的原野？如果是呵！朋友！我願意以這篇不成章的文字，贈給你撲實而英勇的在天之靈！

許玉麟

講授函本刊編輯部志明先生轉。那時我抱着好奇心理寫了一篇應徵信去，一星期之後我接到R先生的覆信，約我在十一月廿五日下午三時至皇后咖啡

章第十二號桌會晤。

嚴肅的面貌，誠懇的態度，高貴的服裝，爽直的談話，這是R先生在皇后咖啡室給我的印象，在第一次會晤時我們足足談了二個鐘點，R先生對我的一切探詢得很詳細，甚至閒時作何消遣和喜聞何種書籍也問得很清楚，然而當我追問R先生身世的時候，他總是在沒有詳盡回答之前將話引到另一方面了，他告訴我自己是生長在P市的，去年在P市的某大學商科畢業，他的父親在P市工商界頗有名聲，在第一次談話終了時，R先生告訴我過幾天再寫信約會會晤。

距第一次會晤十天之後，我又接到R先生的來信，他約我第二次會談，這次我們會晤的地點是在C街盡頭的一座花園洋房內。R先生告訴我這是他的家庭，在P市住着這樣精緻洋房的人家是屬於特等階級的。那天我們在會客室裏談話，時間也是足足有二小時之久，但是使我奇怪的那屋子裏人很少，除了R先生和一個送茶過來的年老僕人外，竟沒有其他的人發現。R先生見我注視着會客室四周圍在懷疑，他知道我是在奇怪屋子裏的人會如此

少，他好像給我解釋般告訴我，父親因為有事在星期日到S市去了，他的母親也於昨天到T市去省親了，他告訴我還有一個妹妹是在洪光醫院服務，所以家中人很少。在第二次會晤終了分別時，R先生堅決地要我搬到他家裏去住，他希望我能夠減少他的寂寞。

在第二次會晤後的第三天，我從公司的宿舍遷到R先生家中來住，在三層樓上R先生特地出空一個房間給我住宿，裏面除了一隻單人床，還特地給我陳設了一隻書桌和兩把椅子，R先生睡的房间就在我的對面。從那天起，我白天在公司裏工作，晚上就寄宿在R先生的家裏，在R先生的家裏，環境比我們公司裏的宿舍要幽靜得多。

日子一天一天過得很快，漸漸地我對R先生有了很深的認識。我知道R先生是一個不平凡的人，他平日的舉止和生活確實是屬於富家子弟的典型，然而他的思想和品性却多少帶點神祕色彩。每天晚上R先生總要和我在他的書房裏談話一小時，那時我知道R先生在寫一部小說，小說的內容是描寫P市某一個大家庭所發生的事件，他每晚和我談話中

資材，也大半來自這部小說的內容。R先生時常要問我對於這部尚未完成的小說各段落的意見，當他寫到那個罪惡的大家庭裏一個懦弱的青年與思想腐化的雙親對抗時，R先生曾經和我研討這個問題繼續了三個黃昏，R先生神祕地把這部小說寫成三分之二的時候，在我們詳盡地研討後，他決定這部小說的題名是「一個沒有靈魂的女人」。R先生除了每天晚上規定和我作一小時的談話外，有時我先睡了，他也會到我房間裏來和我聊天，或者問我住在他家裏有沒有感到不便利的地方，事實上那時我寄宿在R先生的家裏是遠勝過公司宿舍的舒服了。

光陰片刻不停的消逝，轉眼我在R先生家裏住了將近三個月，這時R先生的著作「一個沒有靈魂的女人」也將全部寫成，然而經過這樣長的時期，到S市去的R先生父親和到T市來的R先生的母親，却還沒有返家的音訊。在洪光醫院服務的R先生妹妹，在這樣長的時期內，我也沒有見她返家過一次。對R先生家庭的情形，我是始終感到懷疑的，然而我也沒有勇氣來問R先生。

那是春天的季節了，北方的氣候依然很冷，某一天的晚上，我已經睡了，R先生忽然到我的房間裏來，起先他照例和我談了些不要緊的問題，後來他突然告訴我，也許自己明天要搭午後二時的快車到T市去探望他的母親。他說不久就要和他的母親一同返家，希望我能够繼續住在他的家裏，順便照顧着他的屋子，最後他又交給我一個大陸銀行的活期存款摺子，並且告訴我還有五十萬元的存款，必要時可由我隨時支用。

第二天晚上我從公司裏回到R先生家裏，果然發現R先生已經不在屋子裏了，年老的僕人——老李告訴我：「少爺已經在下午二點鐘搭火車到T市去了。」晚上因為R先生不在家，我無感到寂寞起來，就叫老李到我房間裏閒談，老李把R先生的情形很詳細地告訴我，原來R先生的家庭並不在P市，却在Z市，而R先生的父親在Z市確實是很有聲望的，但是R先生的家庭情形十分複雜，他因為不滿意自己的家庭，所以和老李二個人住到P市來。事實上，R先生在P市也沒有在醫院裏服務的妹妹，不過老李知道R先生在P市是有一

個知己的女朋友，不過他們難得在這屋子裏會晤的。

R先生離開P市一個月之後，依然沒有回來的消息，連信也沒有給我一封，我猜想R先生一個人絕對不肯回到Z市的家裏去，但是老李也不知道他到T市去幹什麼事情。不久我接到公司當局調動的通知，我祇有離開P市到S市去，到這時我

夫婦之路

德國民間有個故事，說明夫婦之道，說得最為透澈，同時也說得最簡單明瞭。夫婦兩人，應該像鋸木頭的兩個工人，一推一拉，互相合作；要是有一个人不起勁，推得不對或者拉得不對，不是木頭

也不得不遷出R先生的屋子，最後我祇有向老李告辭，並且告訴他如果R先生有信就轉寄到S市來。

我離開了P市到S市去，一個月之後也沒有接到老李轉來R先生的信，對老李的情況我也漸漸隔膜了，後來我又離開了S市回到南方來，對R先生，老李和P市C街幽靜的屋子更趨疏遠了。

周引

鋸不動，便是鋸子要出毛病，要是不推不拉，那麼也做不出什麼工作來。這鋸木推拉的工作，說明夫婦之道，真是恰到好處，特此介紹中國的夫婦們。

回憶

回憶，它往往借解除寂寞為名，偷偷地爬上你的心靈，換句話說，就是常人們寂寞的時候，回憶便立刻來伴着你，它在的時候，你會浸沉在它的甜

彬兮

蜜的圈套裏，但等它走了，你就會加倍寂寞；你就會感到辛酸；你就會惘然若失。

常有人將回憶比電影，據說回憶會有次序地一

幕幕地展開的，我不能瞭解，只有佩服，佩服他們的記憶會如此清晰，我的回憶從不會有頭有尾地將過去的事實重演給我看，它的來，也不一定是當我寂寞的時候，它像一個頑皮的孩子，不擇時間，不擇地點，隨時隨地，它都有對我突然襲擊的可能性，而且，當我覺察到它來了，要緊緊抓住它仔細地回憶個清楚，它可模糊了，紛亂了，終至於使我自動放棄。

某一次，當我在一種季節，一種環境，感到一種氣息，一種聲色之下，我倚着書架，無目的慢慢伸出手去取什麼書——可是就這一個小小的動作，突然勾起了我的回憶，我憶起了在幾年前的某一日，也曾有過這樣完全相同的動作，四周的情調也彷彿……我不能縮回手了，扶着書架低頭浸沒在回憶裏，我要握住這偶然的機緣，儘情追思，然而，這一種情感是剎那間的，是稍縱即逝的，結

一個強烈的希望

我有一個希望，這是我感到最強烈最迫切而極

〔散文〕 一個強烈的希望

果，什麼都沒有，我只留下一隻空洞的腦袋。

夏天的傍晚，院子裏，我仰面躺在竹榻上，眼望着天邊的白雲蒼狗，雲息萬變，悶熱的風，微微吹拂，這時萬籟俱寂，我的神志漸漸迷糊，突然間，傳來鄰婦的催眠曲，單調的搖籃聲，孩子的囁語，我遂似動彈不得，瞪着眼睛，我的心已攝入了另一個世紀裏，耳朵裏注入母親的催眠曲，身體似感到溫軟，似被搖蕩……這時，我眼中有喜悅的幻想的光芒，可是我的心已睡着了，就這般，我停駐在這夢樣的憶念裏，回憶的，也就只盡於此。

片斷的回憶，隨時隨地襲擊我，我並不討厭，我愛這一剎那神祕的滋味，神祕總是美麗的，因此回憶就跟希望一樣，藉着這一點美麗，永遠在我心靈中生存。

更生

平常的希望，就是希望人類有一個安寧的日子，大

家能過一點比較舒適的生活。

這世界太悲慘了，這世界有如黃沙莽莽昏暗暗森的大殺場，處在這世界中，使我不相信人生到底有什麼意義。

看哪！大多數的苦惱者，朝朝暮暮爲衣食而奔波，費了無限的忍耐，受了無限的辛苦，猶不能免於凍餒；還要受許多同類給他的壓榨虐待，這種生命又有何意義呢？蜜蜂嗡嗡地採蜜，池魚悠悠地優遊，蟲魚鳥獸尚有合理的生活，暢順的生命，而我們人類偏有沒有衣裳的人，沒有飯吃的人；人爲萬物之靈，靈在那裏？

那些環境優越的人啊！享受了極優厚的生活，還要對弱者無限制的榨取，無限制的掠奪。看弱者，在貧苦裏呻吟，在貧苦裏掙扎，在貧苦裏死亡，而毫不動心，人是有感情的動物，感情在那裏？

最使人痛心的還是那慘無人道的政治制度，豎起國家的壁壘來施行大規模的屠殺，弓箭不夠，要用槍炮，槍炮還不夠，要用炸彈，炸彈還不足，要用原子，人類原是應這麼慘殺的嗎？人是有理性的動物，理性又如何？

自私一日不退止，掠奪門殺使一日不能免，而人類便不能一日不悲慘。同伴呀！生命道上的同伴呀，試平心靜氣想一想：殘殺是不是我們所需要的？掠奪是不是合理的？悲慘的命運是否合適的？悲慘是否可以避免的？我以十二萬分的誠意，提出我的希望。

第一，我希望將我們的自私心稍微加以限制，我們應該想一想，身外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何苦儘管無饜地向人榨取，向人掠奪，我們再想一想，我們富足了，我們快意了，而人家呢？不要說良心上過不去，就是良心上過得去，貧弱者到了不可忍耐，無法生存時，他們也會起來反抗；爲了他們的生存，或許會有更兇猛的手段來對付你。到那時玉石俱焚，於你何益？

第二，我希望人人將天賦的同情心擴展起來，將這世界造成和愛的世界。使這世界裏的人都能相愛相助，使每個人的生活沒有一些不便，沒有一些艱難。因爲到那時縱使你本身有所缺少，有所不能，而人家的同情，人家的幫助可以把你整個的生活環境佈置得件件裕如了。

同伴們呀！我以竭誠將我的希望提供了，我亦知事實上或許不可能，希望亦許是空想，而且也許

是根本背社會原則的，然而爲了大家，爲了自己，我祇有如此希望。

公務員日記抄

鉅東

×月×日 今日上午到差，到傳達室一問，局長不在家，便請謁×秘書，接見後隨將××的介紹信呈閱，承他很客氣的請坐，叫勤務倒茶，又遞了一支紙烟過來，我很難爲情的推說不會抽，很窘的敷衍了一會，他才關照×事務員領我到宿舍裏，把床位鋪好了，接着便吃中飯，也是×事務員領我去的。

下午因一路辛苦，睡了一個午覺，寫了兩封信，到局中各處走了一遍，廁所也找到了，新到一個地方，吃飯，睡覺，大便，非先安排好不可，人生就是這麼一回事。

晚上睡不着，許多同事有的出外玩去了，有的談得很熱鬧，我却冷清清的一個人，睡在床上只是想家，想××。

×月×日 一清早便醒來，勤務們都還沒有

到，等了好一會，才把洗臉水倒來，梳洗了一會，回到宿舍裏，同事們睡得正好，鼾聲很大，我輕輕的不敢驚動他們。

吃早飯時，三桌人只到了五六個人。大餅油條却買了一桌子。

勤務把我的委任送來了，派在××科，我會見了×科長，他領了一個座位給我，過了一會兒，同事們漸漸來得多了，又介紹招呼了一會，便各人回到各自的位置上，大聲喊着茶房，倒茶買點心抽烟閒談去了，我一個人却寂寞得不耐。

我想從今天起，又恢復了戰前的生活，我應當努力工作，才對得起國家，對得起自己。

可是今天在辦公室裏，枯坐了一天，却沒有做一件事，×科長似乎早已把我忘却，沒有派一件工作給我，我又不好意思去問，其實我看整個的辦公

室，他們也大都沒有做一件事，除了幾個書記在埋頭抄寫一些什麼之外。

晚上和同室的人漸漸熟了，大家談了一會才睡覺，今晚上睡得很好。

×月×日 今天起身稍遲洗過臉剛好吃早飯，吃早飯的人還是這樣的少，在辦公室裏和熟悉的幾個同事談談，看看報，比昨天好多了，但是依舊沒有做一件事，晚飯後同上街去逛逛，在電燈光下看了一會來來往往的女人。

×月×日 我漸漸熟悉了辦公室裏的生活，——簽到，看報，喝茶，抽烟，談天說地——上至國家大事，下至本地以及本局的各項新聞，——我本想不再抽紙烟，但現在因為無聊，便又抽着了。

×月×日 今天發薪俸，到會計處出乎意外的領到了本月整個月的薪金，我是×日到差，不到十天，我想這大概是××介紹的力量，真是快活。可是有許多同事，却不開心，他們除了伙食預借之外，拿不到幾個大錢，有的還要倒找，他們都在囁咕着政府不把公務員當人，生活程度這樣高，怎麼了事！

我覺得無功受祿，到差不過幾天，沒有做一件事，却拿到了整個月的錢。同事們知道了，都笑我，他們說：××一個月難得到一兩回，還支着不少薪水呢，能有幾個人，真是辦着公事的，而且照現在的生活，拿這幾個大錢，似乎也只好這樣，更犯不着拚命去做。

晚上請同室的幾個人，去看了一場電影，還吃了一次宵夜。

×月×日 這幾天公務人員加薪問題，成了辦公室中主要的話題，米已漲到六七萬元一担，生活實在難以度過。二十萬津貼，和一千倍底薪的消息，成了大家的希望，但是「只見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看報紙上却大字標題：刊着東北風雲緊張的消息。

辦公室中鬧得很厲害，但據說局長來了，是不准隨意談笑的，沒有事也得正襟危坐，不能隨意走開；幸虧局長事情多，不常到局，可不是嗎？我到了半個多月，還沒有見着局長一回面呢！

×月×日 我現在完全熟習了此間的生活的一切，我再不感到寂寞無聊了，每天除了簽到看報吃

茶抽烟之外，我不再想去找事做了，下辦公後，便到秘書科長那兒抽烟喝茶，敷衍一套，和同事們逛街看戲應酬一下，我現在只希望着加薪的消息成爲事實，十五號前能把上半月薪金拿到，因爲我身邊上月發到的錢，已剩得不多多了。

×月×日 公務人員加薪的消息，今天果然在報上披露了，但是所加的結果，還不到希望的三分

友誼的贈物

我們的主任，從×地回來，帶了一大捆舊衣，據說是從救濟署領來，發給大家的，接着又申明：因爲請領遲了，每人只能分得一件，而且破的不少，好壞全憑各人的運氣。

於是我們從事務員手中，各人分得了一件，有的是上裝，有的是褲子，大家忙着試穿，並檢查着好壞，大家並不很滿意，不是上衣的背上有一個補綴過的痕跡，便是褲子檔裏穿了一個大洞，袖口褲管都毛了不用說，鈕扣更大部份脫落了，至於大小更難得湊身，不是大塊頭拿到了一件太小的上衣，

之一，真是喪氣，但是一想到我們的工作，又禁不住要苦笑，我們究竟做了些什麼工作呢？同事們都在大罵：××混帳王八蛋，只有他不肯做人情。

天氣真熱，蒸得人頭昏腦悶，飛機轟轟的從天空飛過，格外使人覺得煩惱，我不想辦他媽的公事了！

鉅東

根本穿不上身；就是矮褲子却拿到了一條長褲，儘管褲腳向上捲了幾層，還穿不起來。大家由高興而失望，一面聽到主任說：某某幾個機關，因爲捷足先得，每個人都分得了全套西服，還有皮鞋，不由得在豔羨中生出了忿恨。有的簡直主張退回不要，但有些人却以爲這究竟不用出錢的，實在不能穿時，又何妨帶回家去，給老婆做鞋底，或者給小孩做尿布，這才大家把這些舊衣收了起來。

我仔細觀察我所得的一份，這是一條西裝褲子，米色卡其做的，果然也破了好幾個洞，但都補

綴得很精緻，洗洗得也很乾淨，把鼻子稍稍靠近，便可嗅到一股藥水皂的氣息，我試穿了一下，果然不十分湊身，腰圍太大，褲管卻又太短，我想像這舊衣的原主，一定是一個矮胖子，而我這受贈的人，卻偏偏是一個細長條子。

據說這是一批軍服，由盟邦軍隊捐贈聯總，轉發救濟我們的，這是偉大的友誼的贈物。

我想像這衣服的主人翁，曾穿了它在槍林彈雨之中，與敵人拚命，爭取最後的勝利，這衣服上也許曾濺上了敵人的點點血跡，也許這衣服的主人翁，曾經受傷，穿着這條褲子，倒臥在血泊之中，幸虧得到了戰友的援助，才得平安地回到了家中，這褲子的經歷，一定是非常豐富的，瑰琦的，可惜它不會說話，不然一定可以從它口中，把這些豐富瑰琦的故事，一部部告訴給我們。

我從想像的野馬中跑了出來，又仔細把它看了一會，突然起了不少聯想，覺得我不願接受這友誼的贈物，更不配接受這贈物。

我們是一些被人輕視，受人憐憫的所謂公教人員，然而我覺得還沒有資格接受這些友誼的贈物，

我目前還有飯吃，還有衣穿，這應該贈給那些終年沒有一塊破布障身的災區難胞們，他們才是真正需要救濟的人，而我們實在不配接受這贈物，老實說，就是分給了我們，恐怕也很少有人去穿它，我決心去找一個適當的受主，轉贈給他，然而我却至今還沒有找到，這舊衣現在還靜靜地被丟在箱子的一角，它沒有做到「救濟」的任務。

從這件舊衣上，我更發生了下面的一些聯想：我希望這些辦理救濟的機關，至少要做到並明瞭以下的兩點

第一：我們必需要做到把這些救濟物品要運到更遙遠更偏僻的災區去，那裏才是真正需要救濟的地方，千萬不要把救濟物品，隨手散了就算了事，尤其是京滬兩地，除了流亡的難民們，根本就不需要這些，我們不要爲了交通工具不發，運輸困難，就不去做，我們應當要用最大的努力，去克服這些困難。

其次：我們應當明瞭我們目前所急需的是：麥子，玉米，高粱，黑麵包？而不是洋米，洋麵，牛奶，魚肝油，巧格力；是本地的老粗布，而不是西

裝，玻璃衣服，這些洋大人吃的穿的東西，我們根本無福享受，即使運來，也只是給少數上層階級受用，而苦難的大眾們，是根本得不到一些益處的。

我更希望受救濟的人應當想到以下兩點：

第一：要想想我們是否配受這救濟，我們要知道被人憐憫是可恥的，除非到了萬不得已的地步，不得接受人家無端的贈與，我們更應當想到應受這些救濟物品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可是他們却大都

橋林道上

這一天因有要事，到橋林去，已是午後二時了，但必需於六時前趕到。

從縣城到橋林，約計四十華里，完全是公路，交通的工具，是人力車，本地人則大都靠騾子。

自從近來長途汽車通行以來，人力車的生意便一落千丈，不過汽車每天僅開行一班，下午一時前開出，所以上午的人力車，便極力賤價，以遷就顧客，顧客也拿「少待一些時，汽車便來了，又快又

沒有得到。

第二：我們假使已收受了這些贈物，我們應當善用，我們不需要，應當轉贈給那些急待救濟的人們，使得這些物品，真正達到救濟的目的，這些「偉大的友誼」，才算沒有白費。

爲了一件舊衣，却拉拉扯扯的寫上了一大篇，真也算得太無聊了，有誰高興注意到這些小地方呢：還不如談談「今天天氣哈哈……」罷！

鉏東

便宜」作爲還價的口實，可是一到下午，長途汽車開出以後，那時的情形，便完全改變過來，這時不是車夫遷就顧客，而是顧客遷就車夫了，他們便可以任意討價，非達到滿足他們全部的慾望決不睬埋你。

我是在這種情形之下，沒有趕上汽車，而事實上又非去不可，幾個人力車夫看出了我的弱點，似理不理的，非頂足價錢不可，我給了七千元的

價，他們還堅持不允，大家僵了下來，我正想假做回身不走的時，突然從旁走上一個穿藍布大褂的老頭兒向我說：「先生，我拉！」我驚異地注視着他，我走出了人們的包圍，坐上了他的車子，他昂然地拉着車，不顧昔後九個同業的憤恨，向前飛奔，一面嘴裏嘖咕着：「媽媽的，敲竹槓也敲得太厲害了，總得講一點天理良心。」我懂得了他的意思，他是一半在打抱不平，心裏很感激他，便問他：

「老頭！你今年多少年紀了？」

「噯！先生不瞞你說，我已整整的六十歲了。」

「你不是本地的車子吧？」

「不是的，我是P鎮的車子，今天拉生意到城的。」

「你家裏還有些什麼人呢？」

「老妻早死了，兩個兒子都成了家，現在又抱了小孫子了。」

「你真好福氣，你兒子做什麼事呢？」

「還不是也是賤行，他們都拉着車呢。」

「他們都待你好嗎？」

「還好，還好，他們都叫我不必再拉車，可是我這老骨頭卻非每天走走不行，我在家吃飯可以不給錢，我掙的錢自己花，吃茶吃酒交朋友，到還很寬裕呢！」

「那你可以休息休息，少拉一回才是。」

「先生：你不要看我老，再遠一些也能拉，這條路拉了三十年了，以前橋林的王三先生小陸先生上城來，那一個不叫我拉，三十年前那一個不曉得我這有名的飛毛腿，有一次張四先生吃過晚飯，還要趕進城，我拉着他直奔，終給我趕上了，有一次小白先生打官司，十二月裏一天大雪，我們三個人推的拉的把他送進了城，賞了我們三十塊錢，先生！那時的錢才真值錢呢！三十塊錢可以整整的買四十擔米，嗚嗚！那裏像現在這樣鈔票，比錫箔灰還不及，那時的錢，才真是叮叮噹噹的呢！」

這樣的一問一答，却不覺走了不少的路，我相着他壯健的背影，真的覺得他並沒有老，我更想像着他那一個雖是貧苦却很溫暖的家庭，更想像着三十年前有名的飛毛腿，到處給人誇獎，大家伸着

大姆指。

沉默了一會，他又指着前面的一個山凹，他的話匣子又開了。

「先生！這也是三十年前的事，我在一個米行裏拉車，那時才二十多歲，正是筋強力壯的時候，一次我拉着老板，帶着五百塊錢到烏江去買米，不料就在這兒出了岔子，山凹裏走出三個打悶棍的，攔着路要買路錢，老板在車子上已是颯颯的抖個不住，我把車一停，奔上去一手擒住了兩個，把棍子也給奪了下來，給我一頓好打，苦苦哀求才放走了他們，嚙！他們也是苦人呢！沒有了飯吃才幹這一行！這時老板坐在車上，早駭得呆了，後來到了家裏，老板賞了我拾塊錢，逢人便說：『××真有種，一個人對付三個，媽媽的！』」

「現在還有這種打悶棍的嗎？」我連忙問：身

遠處的燈火

誰不願意接受表示歡迎的燈火在我們前面呢？當你在落日黃昏或者在漆黑的夜間，無論單身腳躑

〔散文〕 遠處的燈火

上覺得有一汗毛凜凜，很不放心。

「現在太平了，這還是三十年前的事呢！那年大荒年，大家都沒有吃的。」

我看着他那件縫有號碼的藍布上衣，便又問他：

「你們拉車還得捐！」

「那裏可以不捐，一個月三千塊，領件藍布號衣也是三千塊，上邊發下來說是一千塊，又給經手的賺了二千塊，媽媽的！」

一路行來，橋林已漸漸可以望到了，不久就進入了市梢，在某客棧裏我休息了下來，等到洗過臉措過身，在一張藤椅上舒適地躺下的時候，看到他又拉着另一個旅客過去，他微笑着向我打了一個招呼，昂然地向回去的路程奔去了。

石耶

道旁，還是結了伴在旅途中急急趕路趕店的時候；那時候，除開身體疲乏，需要休息，在你暗淡的心

中，也需要一點光明，一盞燈火，來向你招引，來安慰你旅途的單調與岑寂，並叫你有所歸宿。所以不要嘲笑飛蛾撲燈的故事，也不要討厭撐盞燈來的吩咐，人都是需要光明的，——在昏暗之中渴望有盞燈火，在壁間畫上你的影子，在它的光亮照耀之下，無言而又友愛地陪伴你一身孤獨。

黑暗令人團緊，光亮使人和愛，遠處的燈火更足以誘起人的想望，牽繫你一雙迷亂的眼睛。遠處的燈火是美的，是誘惑人的，它指示你的迷茫，點燃你的心靈，它的媚人的光始終招你前進，叫你不要氣餒，不怕疲倦的向前奔趕。在那閃閃燈火的所在，總有你所渴念的東西，或者是你所夢想的東西。

你曾在山鄉叢林中走過夜路嗎？崎嶇不平的路走得有些乏力了，你仰看夏夜的繁星，近聽四野的吠聲，林木幽黑，益顯周圍的孤寂，你那時候不是將有點慌嗎？但遠處飄起一點螢火，青綠的光，一閃一亮，這樣就帶來了無限的希望，也加增了你不少的勇氣，你將拭去額上的汗流，朝着那飄蕩的螢火的去路，不慌不忙地堅定步子，朝前奔趨。

你也曾在長江水路上夜航過嗎？當水聲拍着船舷，長天昏黑無光，兩岸隱在幽夜裏，這你踏上甲板，也曾想探望過江中的漁火燈火嗎？偶然一座山壁迎面擋住了，船好像側着身斜刺裏輕輕駛過，忽然在山背後透過一道光來，——一道淒迷幽媚的光，你那時候心中將起什麼樣的一種感動？或者，在遠遠烏黑的水面上，霎那間彷彿閃過一陣光影，似乎有那麼一盞微小的燈火，在江波上搖曳浮蕩不定，你那時是不是想飛身過去，聽它一個究竟？但江流浩蕩，長夜無聲，全船乘客已經沉沉睡去了，祇剩着尖形的船首劃破水道，嘩嘩地孤寂地向前途闖，而燈火呢，究竟又在何處？這時，你或將淒然有所感懷，而起一種大江飄泊之感。不過，突然一陣嘈雜，忽聽說又有個碼頭要到了，那時候，你不妨再去擠到艙外，倚欄望望，雲水蒼茫中，祇見遠處一排燈火，還有些則高低錯落，恍似夜的珠子，縫織在江空的邊緣之上，帶着含笑迎人的風姿，向你招手，表示歡迎的厚意，你那時總會感覺到江上燈火的一種無比的美，深夜燈火的一種無比的幽麗。也許，你更歡喜都市的燦爛的燈火——那種媽

紅翠藍嫩綠淡紫的霓虹燈光，明亮雅潔的巨白燈光，或者射着憂鬱氣氛的幽藍的弧光燈光，如果這樣，我可以陪你一同到跑馬廳一帶去看一個飽，東方唯一都市的夜的美麗，就盡在那裏。盞盞燈火，彷彿一串串的瓔珞，彷彿一圈圈的珠環，當中嵌着寶石，綴滿了微帶紅光的天空，月夜掩映着它，黑夜襯托着它，璀璨的星夜將越加增添它的姣麗和嫵媚。

你又看過遠處高樓上的一盞燈火嗎？夜已經深沉了，白色繡花的窗簾後面，還隱隱有着人影，閃

五 憶

過去的事情，如今追憶起來，總是感覺到美滿而很愉快的，尤其是兒童時代的種種，所謂「青燈有味是兒時」可惜時光無情，再也抓不住了，要免去這種憧憬往事的愁苦，只有回憶——不斷地回憶着……

一 津沽瑣語：

每天下午門口走過賣白薯的，「荔子味兒烤山

亮的大花板上，不時描着淡淡的移動的影子，你能想像得到那扇窗內的情境？藉着那盞燈光的幫助和暗示，你又能夠窺測得到那窗中人的一番心境？

一種遠大的希望，一個崇高的理想，一顆溫柔的愛心，這是人類自身的三大燈火，當它們中的一個在遠處閃爍招引你時，你大概自會得振起疲憊的精神，煥然奮發地全力奔赴，但同時，你也將是有福的了。

因為人是趨向燦亮的光明的。

張 鑄

「芋」的叫賣聲，猶在耳際，在東南城角一品香門前看提燈會，摩肩接踵，萬頭攢聚，小姑娘們穿着花襖，紅鞋，往來如織，站了個把鐘頭，腿都立痠了，因落小餡子，吃肉餡兒燒餅，並盡小米子粥三碗，食飽歸來，已萬家燈火矣。

二 舊京夢尋：

從北海划船歸來，經過北河沿，滿塘蛙聲

嘆，坐在洋車裏聆着，心頭有說不出的感覺。

在西單商場對面的一家龍泉浴室洗澡理髮，一躺就是半天，醒來叫茶房買碟饅頭饅來吃，有時還上隔壁香齋帶一小瓶竹葉青，慢慢酌的，不啻南面王也。

上香山碧雲寺，滿山遍生紅叢，一路爬山，一路吃叢，轉來時汽車拋錨，停在亂山中，山側有河，恍如置身連環套中，不禁唱起「保鏢路過馬蘭關」的辭詞來。

去東來順吃烤羊肉，走進院裏，脫下長衣，一隻脚踏在長板凳上，用長鐵筷拚了生肉片，放在鐵鍋上去烤，隨着蘸了醬油與蔥薑送入口內，外襯着白乾酒與芝麻醬火燒，熱火火的，令人想起剽方游牧之遺風。

整個下午跑在宣武門內大街上掏舊書。

三 中江小記：

年卅夜，匆匆地趕進城去，一路燈火黯淡，已

是半夜時分了，兩旁的店家，都預備上板門，而店堂裏仍擁擠着許多主顧，熙熙攘攘的在採辦新年貨，兒童們都還不睡，滿街奔跑放着花筒，爆竹之聲不絕於耳，到得舅家，差不多人都睡了，又匆匆地回了表兄出城，看夜半電影，在巖娃廠鄉村盪槳，微風吹來，柳絲拂面。

四 武林舊話：

從九溪十八澗乘轎直上龍井，天下大雨，轎行亂山中，一路溪水聲與雨聲相鳴，在碎石縫中流，其聲淙淙，聞有采茶女子，猶冒雨搗籃工作，實怡然有世外桃源之樂。

五 姑蘇雜憶：

蘇州真是一個水鄉，馬路上到處是水，五步一段河，十步一架橋，時見婦女搗衣河邊，又時見小船，舟子撐篙，緩緩而行，去過獅子林一趟，亭台樓閣，假山石橋，人工堆砌，玲瓏生動，游於其中，恍若身在一幅圖畫中也。

喜筵

石耶

一個女子，她一生最美麗嬌豔的時候，該是在她仍新嫁娘，稱之為佳期的那一天。那一天，在喜氣籠罩之下，盛裝打扮之後，透露着她心的暗暗歡欣，就是平庸的姿色不將意外地出落得秀美動人；同時，或許由於過去的一幅遮額紅絹，現今的那幅覆地長紗的關係，每一個新娘總帶着一種神祕綽約的孝度，而在她的四周，散射令人迷醉的氣氛。事實上，也應該是這個樣子，因為那美妙的一天，將是表示她生命重大轉換的日子，也是她當真如花樣的招展，細步跨上人生又一階梯的日子。她將不再是個臉浮紅暈，低眉淺笑的少女了；經過一番隆重歡悅的儀式，兩壁紅幃喜聯的點綴，再從那個洞房出來時，在她眉眼的一時蹙斂之下，實已暗暗挑上一付人生的担子，將不再如過去的自由輕快，也將不再如過去的可以任性瀟灑了。

她已正式做了又一家庭的一員，而一場喜宴也就風光綺麗地對此作了莊嚴的宣示。

因此，那一天，在她分外重大，便是喜揚眉梢，也得稍稍掩抑，方顯得神情的端肅；任由一般賀客者百般的捉弄，打趣，也得收住那幾番想要笑

將出來的笑容。她須教受一點拘束，在將來做人的應付上略做一些準備，方不致到時心慌失措。無論如何，在這另一個家庭中，她總是新來的一員，一個陌生者，她得預先默默端詳形勢，審度將來共同生活的一家人的性格氣度。所以在她那一天固然是應該含笑快樂的一天，但也可說是強自抑制，不無隱憂的一天。

尤其是，小孩子們如穿花螻蝶的爭看新娘，賀客們的語帶雙關的謔性祝頌，流水一般的殷殷勸酒，在她看來正無異是有意來對她作着種種的試驗；看她將如何應付，又如何來承受忍耐，在周旋於猜拳笑語的筵席間，是從容大方，還是尚得不安。倘如無論怎樣擺佈，賀客們終不能博得新娘破顏的一笑；無論怎樣敬酒，新娘始終不曾端起酒杯沾一沾那緊閉的紅唇，這在暗懷好笑的新娘是成功了，而一場喜筵便也在那噴笑胡鬧之中宣告結束，僅留下一點疲勞給那個新娘，使她在人生的初夜，先不得不經受一點人生的疲勞。

可是我昨天參加了一場婚禮，一席喜筵，迥不是上面所說的那個模樣。是異樣的簡單，但也異樣

的自然與生動。從我吃喜酒以來，這真是最特殊的一回，而其意義，還不僅是在掃除繁文縟節那一點上。

新郎是一個肥皂廠裏的工頭，新娘是一位同事貝君相隨十多年的女僕，她在貝先生的家裏已經度過了她的青春，身材瘦削，現在看上去約摸二十七八歲樣子。新郎年紀要大一些，人倒樸實穩健。貝君便以主人的身份就在他家裏，代行主婚人的職務，沒有新房，沒有禮堂，也沒有賀聯之類的東西。

我同張君應邀走進門去祇看見一個新燙了髮的女子，身穿尋常衣衫，臉上略搽了點胭脂，在堂屋與灶房之間來去。有一對小小紅燭，中間置着一爐高香，點在那裏，不久又看見一個夏裝短服的男子，也在忙着什麼。

喜筵止有一桌，賀客親友不過四五個人，我同張君做了上賓。祇說了一聲請坐，我們就毫不客氣的坐下，自由自在地一邊呷酒，一邊享受滿滿一桌子的酒菜，這裏面沒有絲毫拘謹，也絕無尋常喜筵那種虛偽的謙遜和客套。新郎隨便敬我們的酒，我們也不去勉強勸新娘的酒。老友顧君突然做了證婚

人，面前放隻飯碗來盛酒，開懷暢飲，圓圓的一張臉孔吃得緋紅緋紅。

酒吃到一小半，趁紅燭仍在高燒的時光，顧君站起來填結婚證書，然後由介紹人馬爾小姐等一一用印，新娘面微笑，也跑來在那莊重的證書上蓋了個章，證書由新郎收起，我們依舊吃我們的酒，隨意地談笑。

我們好像不覺得在吃什麼喜酒，為尊重主人的善意，祇是不停地在吃着好菜。我們的周遭並沒有什麼婚禮在進行，我們只看見有兩個我們所不大相識的男女，都臉有笑容，好似在表示他們滿心的愉快。我們僅知道有一對新結合的伴侶，將於次日一早，乘車赴鎮江，在那邊一家工廠裏，男的有着職務，女的也將加入到那一種職務裏去。有一個新的家庭將組織起來了，但很簡單，事前也並不會添製新的衣服和被褥。男女相識雖不久，看來他們對於這個結合有着深的信心。正不必什麼儀式，儀式早在他們心裏安排好緒；不必有什麼賀客，兩人之間已經有着足夠的賀詞！慶賀他們在瀟瀟的相遇。更不必紅絹披紗，裝綴增妍，來無端醜態彼此的認

識，兩人的一邊本色，顯示誠實便是他們鋪展未來幸福道路的基石。

我連喝兩口酒默默地祝願着他們永以單純的心胸，熱誠的合作來分別担负夫婦之間的義務。「一把打開幸福之門的鑰匙就在你們自己手裏。」不要以為今日締結同心的經過太屬簡單，凡是能够簡單

小天使

英國小品文家却爾斯·藍姆曾經寫過一篇「夢裏的孩子」的文章，寫得那樣的美，那樣的淒麗，當孩子們一個一個在夢後消失，祇有他自己依舊坐在單身漢房裏的一張椅子上時，就連我們讀者看了，都要為之黯然，不禁一聲嘆息。的確，孩子是人類的花，是一個家庭裏的小天使，他的清脆的聲音是成人們所需要的，他的活潑的存在更是一個家庭的組織裏所不可或少的。

為的是，一個沒有孩子的家庭是要愁慘無歡的。它的空氣好像因此要顯得清寒陰沉，彷彿失去了一點光與熱，一個調劑單調的活力。

〔散文〕 小天使

的便是最幸福的人。人生的全副蘊藏在這個簡單裏。而淡淡的愛正是深切的愛，永久的愛，此外一切不過是些花飾，花飾有日會得蒼褪天色，但愛將永遠不衰，祇要你們始終相愛。

而你，便服的新娘，在那個愛中，將永遠照見你今日嫣紅的姿顏。

石耶

孩子們是吵鬧的，但也是有趣的。他固然牽累大人，有時至於令人討厭的程度，可是人生本屬一種彼此的牽累，而大人在冷寂的時候，却正需要這一些吵鬧的聲音，來掩蓋他的無聊，振起他的疲勞。

孩子最好玩的時候，大約從半歲到兩三歲那一段時期。在那一段時期內，他慢慢地憶起人事來，但究竟懂得不多。他多少已懂得大人臉上的表情，聲音的含義和手勢的作用，但懂得並不完全。不過，你看他好像模糊，有時却非常乖巧；常有笨拙的地方，但又笨拙得有意思，常常會出人意表

的做種伶俐透剔的動作，可是又做得那樣天真，使你祇覺得可愛，不禁想把他們抱在懷裏。

甜潤的是孩子的一張臉龐，紅白粉嫩，好像大人粗硬的手指一摸上去就要破碎的樣子。他睡起來，又是多麼平靜香甜，人生的煩惱還不會鑽進他小小的頭腦裏去，他祇是了無掛牽，平靜自在的睡去。

但最可愛，也最可寶貴的還是孩子的一臉微笑，那正像天使們一樣的笑容，無邪，溫美，柔和，恬靜，他祇是討人歡喜才笑，是一種內心真誠的笑，也是一種自然展露的笑，沒有一點造作，更沒有一點矯飾。他笑了，你不覺得也驕然露齒，和他同時笑將起來。你似乎感染了牠的笑，感染了牠的喜悅，同時在無意中還感到一種無上的安慰。

你從他牙牙欲語起，大概就喜歡逗他玩了，等他學成功一種腔調，說得半刁嘴，半清楚的時候，你更會時常去指東指西地引他說話，他說得越吃力，越急得臉孔漲紅，你越覺得高興，那時候你一定要哈哈大笑的了，但孩子自己也是快活的，他原本歡喜說話，希望說得同大人一個樣子，流俐，完

全——他自然不曉得人類的言語是並不完全的，實不足表達萬象的紛陳或者一個人內心的變化。

人們大都厭惡孩子的哭——哭起來往往聲音很大，不像大人們哭得幽抑短促，而且一聲一聲的拉長，沒個完結的時候。人們殊不知孩子的哭才是真正的哭，不管是因為感覺痛苦而哭，還是為了沒有滿足慾望而哭，他總是哭得痛快，哭得豪爽的，把他所要哭的原因一古腦兒都發洩了出來，直至你哄騙他，恫嚇他，或者依了他方會停止。他當然不知道（也許知道），人到一年的長大了起來，是會連當衆一哭的權利都要被無形的習俗，自己的羞澀所壓制的了，因此，便是孩子的哭也是令人疼愛的，你可曉得英文中有個「結婚的音樂」(Marriage Music) 這個字嗎，它的解釋就是「孩子的啼哭」，一個家庭中，倘如聽不見孩子的啼哭聲，那末這個家庭就好像缺少音樂，缺少一種震盪而又和諧旋律的東西。

也就是，在夜裏，在談話相對坐着的寂寞夫妻間，要有一位小天使來低低翔翔，趕走冷落，喚起和美的歡笑。

病中的啓示

石耶

最近，忽然病了起來。當然，並不是什麼大病，不過是發了幾次瘧疾。先是四肢痠軟，頭痛欲裂，全身寒顫，牙齒震響，然後身體又陣陣冒熱，最後則汗珠如小黃豆般沁出在額角鬢邊，同時胸前背上，却又像雨那樣的潮濕。不用說，瘧疾一度來襲之後，身心是疲憊到了極點，真彷彿是生了一场。

這樣的病，我已一連生了三回，今年是第三次了。近來因爲精神的日趨萎縮，原就預料它要來，它倒真個來臨了，我除了默默接受以外，並無驚惶之感。

我本自小多病，從一歲到四歲，幾乎經常躺在病魔的懷抱裏，簡直是難以養大的樣子。到七歲，更是一場大病，纏綿了有半年之久，但眼看一條脆弱生命快要消逝的時候，却又漸漸回復了過來。在自己固不免驚訝，在家人也認爲是奇蹟，不過爲的藥吃得太多了，醫生也看得太多了，從此就使

有病，也諱莫如深，不願再騷動家人，也不願使自已再意識到己有病。有了病，總是拖，拖拖竟然也會得好了。

「病時方知健時仙」，這句話的確是說得不錯的，病中的况味，唯有病人自己方才深深知悉。一個飄泊異鄉者的病，和一個安居納福者的病，就使所患的病是一樣性質，此中况味，大不相同。除開病本身以外，環境在病的滋味中可以增減不少的痛苦或樂趣。

生病自然是件苦事，但苦當中也未嘗沒有一些樂趣可以令你細細體味領略。家人的看護，友朋的慰問，一心閒閒的躺在牀上，呆看天花板或窗帳頂，想吃什麼，人家總會設法替你買來，無論如何說法，也總算得是人生的一種清福了。這祇要比較你健康時候，家人友朋淡然相待，沒有你生了病時那種殷切關懷，就可以知道了。所以小病實在是件不可多得的清福，可以使你短時間內浸潤到人生

的溫暖一方面去。病多少引起別人的憐惜，和他人自發的照顧與愛護。

即使你生了大病，終日昏迷在病榻之間，那也不用恐慌得。你那時既已暫時脫離鬧生之活動場面，失去參加這活動場面的能力，別人的哀歡悲樂又都與你發生不了干係，你就讓自己恍惚迷離，作一個怪麗的夢好了。你正好趁此站在人生的邊緣上，模糊地回望一番你過去的自己。萬一你蘇甦過來，病又慢慢的好了起來，你不妨對過去作一次惋惜的告別，再以無比的勇氣奔赴你生命的前程。再萬一你從生之邊岸接近死之邊界了，好在你那時感覺的痛苦已在逐漸消除，你也儘管坦然前去了，因為由生之解脫到死之沉默，不過是從這一扇門滑入另一道門的事罷了。

病是痛苦；病也是試練。病固可以誘發他人的同情，但同時也不無可以看作是對於他人的一種試探。

短簡兩輯

我這一次生的不過是場小病，但蜷伏在一間陰暗潮濕的小室內的長沙發上，在頭腦熱過百度以上的情形下，我却也把我最近一兩個月以來的自己，朦朧地檢閱了一番。在某些事情上，我真是太過誠摯了，也太過軟弱了，軟弱到了可笑的程度，至於幾乎動搖我存在的價值。我還有自知之明，我還須自己堅強起來。

同時，世道太險，人情太詐，自己過分的坦白與誠摯反有礙於他人的了解，甚至或許會得引導到錯誤的估計或推測的路上去。本是寂寂荒山又何必期望空谷的足音？由於這次的苦難，我理應再認識自己，正又何苦奢望別人來認識我？今後，在那遙長的歲月裏，我何不一邊撫着創痛，一邊默默地開墾自己小小的園地呢？

一次為時甚短的小病將使我的精神再度昂揚起來。

一，寄先生

翻開一頁一頁的記憶，年華好似一灣流水，時間已經在枯澀的沙灘上，流去了五年的影子。五年，這不算短也不算長的歲月；現在我要去追溯那個過去的影子，還是很容易的捉摸了回來，——你的清癯的臉；從前住的那間白鴿子一般的小屋；庭前那一株似枯朽古老的松樹，……那年冬天，你指着那株松樹默默的對我說：歲寒而知松柏之未凋。這是像對我作暗示着人生的忠奸，和事業的勤怠的深意，我牢記着你的話。這五年過去了，像還是真忠耿耿地守着那個被人嘲笑的位置；今天重讀你的文章，在腦後又現出了你以前的笑，怒，與慨歎；從字裏行間，你披露肝胆，嘔吐心照的忠言，往往使我油然而起！

可是，我已經欺騙過你了，因為我曾經答應你，要聽從你說去學一門實用的技術，然而這五年間的輾轉，我不知不覺地走上你會咀咒過的那條自己所走過的路上——仰賴着一點寒微的稿費來拖拉生活的重累了。這是因環境與時間的影響，抑是歸咎我自己的失足呢！我不能答覆你，但是你也說

過：要給人類的心靈上構築起理想與信仰的工程，這不是全靠物質上與技術上的力量所能做得的，而要賴着精神的滋養。人要在物質利慾中生存，但是也有願受物質困乏的煎熬，寧在毫無邊際的理想，和無形無影的信仰中過活，我也便是想保持着這一份飄渺的理想，在任何艱危的途中，也願依附在你的身邊。

八年的戰爭結束了，但戰爭又在繼起，災難和痛苦像一雙纏紅的鉗子，死死地拮住我們。這些年頭，你流亡在天涯海角，我淪落在不測的漩渦裏；一些人還在對着我們的創傷作冷酷的戲謔！這時候還有什麼人來同情我們呢？我無須向你再訴這五年的遭遇了，讓它在記憶的箱子裏，全般的封鎖起來吧！

而今，秋風起了，蕭瑟的影子，已悄悄地移到我的窗邊；這裏沒有緋醉的紅葉，沒有秋影無波的湖光，……幾張不知名的黃葉掉落我的眼前，它像是對我說着萬物疲憊該到收斂時候的耳語。然而我投向你，和追隨理想的意志，是不會疲憊收斂的！我還想着明天的奔走喲！

夜是愈深了，屋外是一遍秋蟲唧唧，這是易動思鄉懷人的午夜；我不敢蘸着濃重情感的筆，再寫下去。我想雖然我們是有着過重情感的人，但是我們又會將這些化爲烏有的。

二、寄小颯

當我把流浪的生活安定下來後，才有點寬鬆的心情，寫寫家書。在過去八九年的日子裏，我是很怕家書的，雖說烽火家書抵萬金，可是我每讀到一封家書，總是給我添上更重的憂念，因爲家已經是一年不如一年了！

前幾天接你爸爸從家鄉來信，他這樣寫着：「……前年在柳州逃難時，得了小颯，大約你還沒知道你又添多一個姪兒了。他誕生在風雨飄搖多難的日子裏，所以我們叫他做小颯，——他真是風雨中的颯兒！但是苦難給他帶來更多的倔強，像一朵開在冬天裏的薔薇一樣，火紅色的生命來到了我們的家裏。現在倒是長得挺結實的，他已經會走會說話了，寄上他這張最近的照片，你看見他也應該高興吧！……」

小颯！我看着你的照片，漸漸地我撤開了所有

年人的對人生暗淡或退縮的軟弱，像看見了一朵白雪上的火紅色的薔薇，我認識了生的意義，和接觸到了生的勇氣！多年來離鄉飄泊，直到今天我才有這麼愉快的心情對着你。

生長在這國度裏的我們，就是生長在風雨裏的地方，我已經在風雨飄揚裏，度過了連串出生入死的日子，現在的風雨又是更瘋狂呢！可是你誕生了，並且倔強地長得更壯健，你像在對我說：「叔叔！不要怕，我在這裏喲！」

今天，風雨吹過血腥的原野，襲擊荒涼飢饉的農村，也打入每一個人的家和每一個人的心裏；這些風雨如一陣陣一顆顆含毒的砲彈，企圖要毀滅我們啊！你在這樣的時刻來到了人間，願你堅強地長大起來吧！

不要學我這般懦弱的人，只會背着書包，挨過沉重的日子，埋頭在字紙堆裏，沒有力量去做，沒有力量去建起一堵鞏固的圍牆，去阻擋那無情惡毒的風雨，甚至有時連自己想去求一點暫時遮蔽風雨的殘障地方也難得到，這不是太可憐嗎？你應該從此作教訓，要鍛鍊自己的力，自己的手，築起一堵

魏峨莊嚴的厚牆，爲着苦難的人民和爲了你自己，對風雨作堅決的反抗！

從你現在幼小的心靈裏，當你臥在搖床時，看見了窗外吹灑的風雨，不會使你覺得有任何的奇怪和驚駭，這是你純潔的地方。

我已經是嚐够風雨滋味的人？希望當你懂得風

憶舊遊

「離鄉日已遠」，這樸實的詩句，我很愛吟味。愛牠底一種不過分強烈的中年性格的感傷氣氛。平凡的人們都是固執地對鄉土摯愛；這或許是古老的農業社會和迄今仍多存在的家族集居制度，

決定了我們這種軟弱的性格。我希望我底下一代並不如此，慶賀他們有一個自由廣闊的天地。誠然，這些孩子們照現在看來，也將是無家可戀的了！

我對於這「日已遠」的遠，姑且作爲久遠的解釋，爲了配合我底情緒。故鄉何嘗遙遠呢？只要一涉過而前的滾滾江流，不就是熟識的黃沙土和親切的鄉音嗎？然而那裏現在正上演一幕瘋狂的慘劇：

雨滋味的時候，已經是甘霖一般的灑在大地上滋育生物的東西。今天，我在這遙遠的地方，伸長我的手到你身邊，代替你母親的手，搖着你的搖籃。

小飄，我要爲你唱起一支小歌呢！

三五，八，二一夜於江灣。

朱顏

秋稼遍地，人們不能管，因爲要忙着殺人或躲避殺害。像樣的市鎮和村莊，也殘破和毀滅了，因爲牠不幸作了這悲劇的舞台。舞台以外的人，除了流淚，唱聲或憤恨，他還能做什麼？

在謀生的工作閒歇中，思鄉情與亂離味很容易滋生起。無可奈何的時候，喜歡哼吟古亂離人的作品，也無非借古人代我嘆息之意。擱在柳條箱下面的幾本「杜工部詩」，便給我翻出來了。

拿起這薄薄的幾本書，却忽然記起這送書於我的一個人。生活太忙迫了，竟有多少時，沒有想到他，現在觸景思人，倒不免難以釋懷！因爲這年青

的朋友，正處在漫天烽火中。

這朋友比我小十歲的年齡，本是同一個市鎮上的街坊。但因爲年齡的差異，有一個時期，對他少接觸，完全沒有印象。比如說，當我以神氣活現的城裏中學生的姿態假期回家的時候，他還是看來像沒大出息的拖着鼻涕的小孩；他以驚羨的眼光看我，我以鄙視的眼光看他，如此而已。

後來我經常在外面，讀書和混活。他彷彿一直在家鄉，沒有怎樣好好的受過學校教育。大前年，我回家度歲，正月裏到一位親戚家喝酒，主人定席發現同桌一個頭髮梳得很整齊，衣服不很入時，面目很清秀而舉止安祥的年青人，禮貌地呼我「大哥」，我竟記不得這是誰來了。這少年坦率地說出他的乳名，我才恍然大悟，連聲抱歉，他原來就是那拖着鼻涕的孩子，於今竟有了新的面目了。

同座幾位前輩頗贊揚他的人品和詩文，那儼然一方疆域盟主的茂才公，更背了幾首他的傑作，我當然鼻隨聲頷讀了一番。

這一夜我沒回家，對於這年青人，發生了很大的興趣；或許是他的溫文爾雅的儀態和言辭，無意

中已吸收了我的注意力亦未可知。晚間，我和他抵足而眠，想聽聽他的思想，和生活的方式等等。

一起始我就明瞭，他之所以成爲一個「小名士」派的人物，就是因爲戰爭，父母們固執鄉土之見，失去學校受教育的機會，走進搖落到行將斷絕的士大夫階層。他的做詩，是翻類書，調平仄而達到相當技巧的斗方正宗，因爲他和幾位老夫子是經常唱和的。比如說：一位曾經有名的古人的毫無痕跡的坟墓紀遊詩，照樣也好像有聲有色地寫出來。他論字道：「字必從碑帖入手，然後根基堅固，揣摩各家，才能不浮不俗。」說過了，必定加一句尾巴：「某人如此說的，你覺得怎樣？」他就是如此臨了整整三年的釋山碑，臨本的紙片捆了幾大捆。他的愉樂是什麼呢？唱平劇！認認真真地學。平時是收羅曲譜，一有趕碼頭班子由鎮上經過或是演唱，一些闖走江湖的老伶人必爲他招待到家裏，實行請教。因此他談戲，很有道理，唱起來，也不差。

他彷彿不大合適他的未婚妻——姨姊妹；但始終不會有厭惡的表示，唯一的辦法是遲遲不結婚。

「該討老婆了！」長著這樣關切地對他說的時候，他無表示地一笑。知己的人如問他究竟如何打算，他的顧慮可真多：父母，姨母，老婆和自己全想到了，但是沒有辦法解決。

這一會我已對他有了認識，我謙抑地告訴他字和詩我都是門外漢！唱戲很歡迎，但不迷戀，討老婆的問題，假如是我，必定要以自己的幸福為前提等等的話。

「近來尊府生意如何呢？」後來我關切地問他。

他不免有些赧然了，告訴我早不如前了！兄弟分立，老大有不算少的錢，老二揮霍，他最小的弟弟則還在父母膝下。而他的父母，一向大方慣的，沒有辦法緊縮，現在，空了。

「假如你有老大那樣多的錢就好了！」我不禁替他感嘆着。

枇 杷

端午節，許先生買了一籃枇杷回來，他臉上帶

〔散文〕 枇杷

從此我們無意間就成了好友，可巧那年春間我閒居在家，唱戲讀書談詩，我這外行人也混在裏面熱鬧。彷彿和他相處，有一種非現代的優美感覺，叫人留連不能自己。許多人都覺得我們玩得特別，甚至妻也疑惑到我之常和他在一起是有對於他的一個漂亮的妹妹的非禮企圖。杜詩，就是這時候他送給我的。

幾個月的聚首，我們竟稱莫逆了。我離家的時候，他也和我一同來上海，我招呼他看了一些都市的文明，賭台和交易所都玩過，除了平劇，他別無所好，終於玩了幾天，「返璞歸真」，回家鄉去了。

呵呵！我怎麼竟寫出「返璞歸真」這不祥的守句？然而既已貿然寫下，改也何益？丟開杜集，想到這際遠兩載的「現代古少年」，却負荷了如此沉重的現實的担子，真不能替他樂觀了！

徐白言

有微微的笑容，步子走得很輕鬆。

五五

許先生是個小學教員，也常常寫寫文章，薪水與稿費的兩個數目併起來，勉強維持了一家三口簡單的生活。

本來經濟的條件不允許他家有這種消遣品甚至可以說是奢侈的水果一類的東西進門——許先生每天早晨到學校裏去授課，常是兩條腿走的一百幾十元的電車錢他總不情願花費——今天他所以買這一籃枇杷，固然是應應時節，實際上，大半還是爲了他的小明。

小明是許先生唯一的男孩子，當然是被父母特別寵愛着的，雖說家庭經濟不寬裕，許先生夫婦總儘量設法不使他有一點不舒服的地方；譬如小明的衣服就洗滌得非常乾淨，飲食也照料得非常合宜，他是小學五年級的學生，因爲父母日常督導，很知道用功；小小的身體，長得頂肥壯的，活潑，天真，也稍微帶點大人氣；他很明瞭父母的艱苦，所以從沒有無故嚷着要買些糖噉果噉小孩子最喜歡吃的東西。

前一個星期，傍晚，許先生帶着小明在馬路旁散步，走過一家水果舖子，裏面堆積些種種美麗的

黃的紅的水果，還有新上市的時鮮貨——枇杷。

小明輕輕的對他父親說：「爸爸，你看，枇杷又上市了。」許先生聽了，笑笑，攜着他的手又朝前面走去，走了幾步，小明還回頭看了兩眼，散步回來，重新走過這家水果舖子，小明就沒有說什麼，眼睛也沒有向裏面看，許先生知道小明最喜歡吃枇杷，當時就想買點回去，繼而又打了另外一個主意：過兩天不是端午節嗎，到那天，我買一籃回去，小明突然看見我買這麼多枇杷，不知要怎樣喜歡呢。

今天，許先生果然照他的主意做了。

小明放午學回來，媽飯還沒有弄好，他在房間裏看着一本借來的畫報，正感到十分有趣，父親回來他竟沒有覺着，等許先生立在他身旁，他才知道，再一看，父親手裏還提着一個籃子呢，他明明知道裏面是什麼，却故意地問了一聲：「爸爸，是不是買的枇杷？」許先生笑着點頭。

許先生解開扣在籃子上的串繩，拿上面一張印着黑字的紅招牌紙，滿滿一籃圓圓的枇杷，擺在小明的眼前。

「爸爸，買這麼多！這顏色真好看！深黃似乎又帶一點紅。」

「這種叫『大紅袍』。」

「『大紅袍』！爸爸，很貴罷？」

「一斤半買一千塊錢，你媽呢？飯還沒有燒好？」許先生邊說邊拿了四隻枇杷遞給小明說：「你先吃這幾個，等會兒，飯後，再跟你媽一道吃，另外再留些給你慢慢吃好嗎？」

小明拿起一隻，慢慢撕着皮，忽然想起什麼似的，在他四隻枇杷裏揀了一隻頂大的遞給他的父親說：「爸爸，你也吃一隻。」

許先生吃了一隻枇杷，小明吃了三隻，四隻小的東西，裏面却浸透了他們父子兩人最真摯的愛情。

「爸爸，你不是說過我們鄉下的屋子後面，有一棵很大的枇杷樹嗎，每年到這時候，枇杷長滿一樹子。摘下來總有一兩籃子，你還說我三四歲時，一天就吃不少枇杷呢，幾時我們才能够再回鄉下

去，看看那枇杷樹還在不在？」平日，許先生喜歡和小明談些家鄉的情形，小明現在吃枇杷，就想起了父親常提的那棵枇杷樹。

「我前兩天接到你三伯父的信，他提到那棵枇杷樹說長得還頂好，就是交通不方便，鄉下又非常不平，我們不能回去，我想，明年這個時候，我們一定可以回去過一個愉快的端午節。」

「枇杷又要長滿一樹枝了，爸爸，你用梯子爬上去摘，我和媽在下面用東西兜着，一兩籃的枇杷，多有趣；爸爸，那不是也叫『大紅袍』？」

「不是，那種枇杷比『大紅袍』的味道還要好。」

「還要好？」

「嗯，初摘下來，真新鮮呢！明年回去，一定你吃個够，唔，你下去看媽做燒好了沒有？你有點餓了罷？」

小明笑着下樓去了，許先生望着他愉快興奮的神氣，臉上浮起安慰的笑。

枇 杷

尤靜生

小時候多聽了辟穀，不食煙火之食的神仙的故事，總以為果品是神仙的食物。因此對果品便有了偏好。

我家的後園雖然地方並不大，桃，李，杏，柿，枇杷，核桃等樹却都俱備。在這幾種果品中，我最喜愛枇杷。

枇杷吃起來，甘甜如蔗糖，而不膩口，多水如蘿蔔，而無水氣。

蜜黃的顏色更是取悅於人，不像柿子的濃烈刺目。核是圓滑的，而又相當地大，吃時不應刺了嘴或者誤吃了下去。

中國的童話，以為百花百果都各有一位女神管理着的。我想枇杷樹的女神，裝束一定是素雅而不濃豔，她的性情一定溫和而不暴躁，她的舉動一定

有禮而不妨礙人的。

豐子愷先生在車廂社會中有一篇文章說，他很喜欢吃枇杷，只是吃後的皮與核難收拾。讀之有同感，所以我最愛在枇杷樹下一面採一面吃，皮和核便拋在地下，任它自己腐爛或生芽。

我的愛吃枇杷自小已然。記得十二歲時，後園裏的枇杷結得多而且大，引起了隣兒的覬覦，我同老僕點了燈籠去巡視，月光照着枇杷閃閃地發光，煞是好看。

離開家園四五年了，聽說老僕已經死了，枇杷樹也被鄉里的惡少所摧殘了。每想起了家園，便不期而然地想到枇杷，月光下閃閃發光的枇杷也歷歷如在目前，令我垂涎欲滴。



詩 歌

詩歌八篇

胡樸安

縉紳文學

詞必清真詩必宋，不問有用與無用，自詡意境能逼真，實則摹仿供人弄，口裏明白心糊塗，不願爲民願爲奴，居然自命爲遺老，辮子斜拖一掉粗，不居西山居都市，不食薇蕨食甘旨，目中只有張大帥，心中只有溥小子，福建餘孽鄭孝胥，能詩能詞又能書，蟄居海上爲盟主，進退羶倫自稱孤，做詩喜做江西調，咬文嚼字來一套，活剝生吞黃山谷，二十五人以外之詩皆不要，自從洋鬼子文學來，縉紳文學燒成灰，主子關在監牢裏，遺老遺少大可哀。

洋鬼子文學

一首新詩世爭捧，鬼話聯綿聽不懂，不講人話講鬼話，人種漸變鬼種，鬼話自有鬼的理，只是不合人世軌，夾七夾八說一篇，誇挖目以爲美，毛

頭小子出世來，人事不知猶鬼趣，許多人話不能聽，一聞鬼話心中喜，嗷嗷唧唧學鬼話，從此變成鬼世界，不問文學與藝術，個個皆把洋鬼子的招牌掛。

艸澤文學

從心所欲膽氣粗，下筆橫縱隨手書，一切規矩不能縛，非道非佛亦非儒，艸檄萬言能倚馬，橫掃千軍稱健者，慷慨悲歌氣凌雲，彼此團結爲南社，民國紀元前三年，上海文壇都是南社的天，艸澤青靑遍大地，一篇詩文萬里傳，日報旬報月報拚命做，除了排滿以外無他課，喚醒民衆滿清亡，革命文章功勞大，只是涵養未能深，大氣一洩即沈淪，鼓吹皆是氣作用，艸澤文學究不真，縉紳文學今已倒，艸澤文學不需要，洋鬼文學雖則轟動於一時，再過幾年恐亦無人道，不貴空文貴實學，奉勸世人變計早，空文自古不久長，實學萬歲常不老。

事情無礙歌

科學是物質，文藝是精神，無物質無事，無精神無情，物質所以善吾體，精神所以善吾心，兩者非一亦非二，事與情合始是人，不能為超過人類之天帝，亦不至為墮落非人類之畜生。一切皆是科學之製造，關於物質的愈析而愈精，一切皆是文藝之運化，關於精神的愈用而愈清，科學之進步，可以分析天地而極細，文藝之感動，可以包括天地而無垠，一則為事之發展，一則為情之引伸，偏於科學的，不知人生價值之真，偏於文藝的，不知宇宙萬象之新，有科學的頭腦，有文藝的性靈，科學之能力，可以役萬物而為用，文藝之能力，可以變四時而為春，可各執其一不能化，硬築起一堵隔絕的萬里長城，要曉得事即情情即事，精神物質本一身。

圈子歌

金錢不是錢，只要畫一圈，兩個圈是一百，三個圈是一千，若把圈子隨意畫，億億萬萬的金錢飛滿天，飢不能當飯吃，寒不能當衣穿，物價日日

漲，兵亂日日添，禍水日日淹，饑火日日煎，圈子套住不能動，退無後路進不前，茫茫蒼天空無極，浩浩碧海苦無邊，大家都受了圈子的影響，個個敢怒不敢言，高官貴人任意把圈子畫，畫多畫少是我的權，老爺們的生活，愈畫愈鬆，積肉如山酒如淵，小民們的生活，愈畫愈緊，冰裏昆蟲火裏蓮，許多工人的工潮，皆從圈子裏出，許多公務員的心思，皆向圈子裏鑽，不從節約一方面着想，物價的激漲，永遠與圈子相周旋，物價與圈子為緣緣，若能把兩個圈子，三個圈子，減成爲一個，自然家給人足太平年。

人非人

新的道德也沒有，舊的道德也沒有，真的道德也沒有，假的道德也沒有，男女之欲不離心，飲食之欲不離口，外面堂皇如龍麟，內裏醜陋類豬狗，兩眼灼灼惟黃金，兩腳奔奔到白首，兄弟相殺戮，豺虎當朋友，夫妻無真言，父子下毒手，只知有己不知人，只顧向前不顧後，故意裝出激烈樣，慷慨之氣沖牛斗，故意裝出正經樣，忠厚之貌自保守，

故意裝出親熱樣，追隨左右相先後，故意裝出文雅樣，總是徐行與慢走。只要騙得人相信，人不像人鬼非鬼，精神早消亡，物質只享受，自心是糊塗，信口亂可否，烏烟瘴氣鬧一遭，不知天高與地厚，嗚呼而今之人真可醜。

文字蟲

書滿壁，圖滿壁，陷其中，不可出，槍炮飛機現代物，孝經雖好莫退賊，我已前車後莫覆，不學鍊鐵學紡織，何以尚有許多咬牙嚼字的文字蟲，難怪當年鬼夜哭。



小說

阿鼻先生

阿鼻是個別號，原姓郁，大名乃鼎。因歡喜用鼻腔回答一般用不着回答的談話，加之，又歡喜哼哼地表示對某人不滿意的冷笑，所以友輩冠以阿鼻

〔小說〕 阿鼻先生

同年歌

——寄覺悟青年——

時間長無極，空間廣無邊，人生時空裏，老少皆同年，過去渺如霧，未來淡如烟，只此刹那之現在，無老無少共一天，昨日之日不可留，明日之日不必求，今日之日不暫休，大家同是今日我，自強不息且暮修，心堅如鐵大如海，一切皆是我主宰，凡我同年齊努力，江山可移志不改，抓住現在不放鬆，無窮未來皆現在，發憤忘食樂忘憂，不知年歲不我待。

張沐么

的雅號。見面叫一聲阿鼻先生，背地裏亦以阿鼻傳名；郁乃鼎三字反不見通行。

阿鼻先生今年才不過三十六歲，因不長鬚髯，

又愛修飾，乍看起來也不過二十七而已。一付銀絲眼鏡平添了三分書生氣派，再加以一張白料料、瘦瘦的臉，一口整齊的皓齒，走起路來，兩臂垂落，不擺不動，不失爲年青靚脫的風度。他原籍江西，上海也住了十二年，滿腔沙利的上海話，買東西，誰知道他是個外鄉佬呢，討了個上海女人，一向過着安安穩穩的日子。家在江西是個大家庭，又祇有這根獨子命脈；每日化個十萬八萬的，在敵僞盤踞時間，壓根兒不成問題。

因之，阿鼻先生靠了這份得天獨厚的福祉，養成一股驕縱的氣焰：鼻子朝着天，逛逛上海的消樂窟，揀了些不三不四的女人臂膀，出出進進的，倒也逍遙自在，機關裏雖然畫了押，但幹得好，就個兩月三月，一不順眼，鼻子朝天，掛印揚長而去，滿不在乎。

咱大爺有的是錢，看不慣那班狗小子的臉色哪！

他的女人——阿鼻太太，倒是個安份守己，頗守婦道的賢淑妻子，在未同居前，經不住阿鼻先生那皮發妻三言，形影不離的癡情勁兒，一衝動就跟

了他，啥的形式都沒有，在一條幽僻的弄堂裏租了一間朝西的廂房間，開始演唱「西廂記」的曲兒。十年來相安無事，太太平平，這幸而郁太太肚量寬，縱使搜到阿鼻先生在外拈花惹草的證據，也不過枕邊規勸一場了事，況且阿鼻先生有的是一套懷柔政策，抓得住女人的弱點，在外儘管色膽如天，回家一說一吻也就風平浪靜了。十年來總算養了一個女兒，到今天也有七歲了。以後所以不育的緣由，據說女兒三歲時，郁太太不幸罹致了一種不治之症，是肺病罷，事實也告訴我們，七年來郁太太一天瘦如一天，咯血也不止三五次了！

自然囉！這一來阿鼻先生在外面可公開的胡鬧了，今天是這個舞女，明天是那個鸞喜女，揀進揀出，遇到朋輩，介紹說是某小姐某女士。碰到有此不識相的朋友規勸幾句，他會正大光明向你說：「不行哪！肺病拖了七年，遲早都得個死。我卅卅開外了，沒有一個兒子，趁年輕力壯的時候，生個把兒子也對得住郁家的祖先啊！哈哈……老兄這年頭，不玩才是傻瓜呢。」

有些朋輩倒也受了些感動，大發其同情之辭

有些頗具傻氣的，就逐漸疏遠了。前者做了阿鼻的游伴；後者呢？被阿鼻棄之如敝屣了！只有一位姓王的朋友，是個忠實的基督徒，與阿鼻最稱莫逆，也最諫諍得兇，奇怪的阿鼻非但不生氣，友情却越來越深。於是王君成了阿鼻的畏友，言語間不得不加以粉飾；

——老王，你是我的知心友，什麼都可向你坦白的談。我郁某生來這般瀟灑勁兒，外面的謠言當然無可避免，其實我郁某那兒會如此荒唐呢？咳！家裏一個病人，拖了七八年錢也化得够瞧的了，不見好，這又有什麼辦法呢？我郁某總算對得住她了吧！這七八年來外面消遺的事是有的，要說怎樣荒唐，我發誓沒有這回事，你也得同情我精神的苦悶呀！

於是，王君當然俯首無言，十分同情他的境遇。

事情的變化也顯得突然，正當阿鼻先生在天天酒地忘乎其形的時候，勝利的鐘聲赫然大響了！阿鼻着實也歡喜了一場，他心裏想：

——勝利了！也就是太平了！那末生活當然會

低下來，每月從老家匯來的錢，更可大大的揮霍，嗚啦！中華民國萬歲！蔣主席萬歲！

阿鼻特地買了一包肺病特效藥，送給躺在床上一骨瘦如柴的太太，有效無效連他都茫然，這不過表示他的一份興奮熱力罷了！

可是，好景不長，他接到家中老父一封凄慘的信；先則抱怨他十二年來不回去一趟的無情，繼則告訴他家鄉凌亂的情形，和米收不到，兩家紗廠一家煤礦已被政府大員接收過去，在敵僑時棄了東洋人的肩膀擄的一筆橫財，如今天亮了，也就斷送得乾乾淨淨。據說，年屆六十的老人家也怕被人檢舉，身入囹圄，查封祖產；以後的日子不知如何過呢？每月的月規錢當然就此告終。最後，還無限哀切地懇求兒子回去料理一切，老頭子怕不中用了！

這可給阿鼻先生一個昏天黑地的打擊，一切甜蜜的夢利那間都化為烏有。他喝了兩盅五茄皮，迎着秋天的涼風，不覺蹣跚到王家的家裏，見了面，一甩身倒到沙發裏，黯然的說：——完了！一切完了！

王君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地望着他。而阿鼻舉

竟生就是個樂天派，外加玩世主義的好漢，一塊黑雲到底遮不了偌大一引青天。接着下來說：

——沒關係！家破產了，在南京還有一幢住宅：復員的有錢人正在出高價挖房子，我想趁熱把它賣了，弄點資本作點生意。你看，作點什麼好生意？

王君果信其言，告訴他做股票生意最有把握，目前不是比兩月前漲了兩倍嗎！有錢的話，趁早來一手，保險利市三倍。接着問起他太太的病況，阿鼻一轉念，神神氣氣的說：

——就是說，弄點錢也可給她醫治醫治哪！照現在看來，不是祇好睡着死嗎？

第二天，阿鼻先生到了南京。房子正是一宗炙手可熱的買賣，不出三天，阿鼻的一幢花園住宅就成了交，三根金條的代價，折洋三百二十萬。於是興沖沖跑回上海，從此阿鼻先生就像失了蹤，有半月沒人看到他。

太太祇剩一口氣，精神倒蠻好。雖然自己可以不吃東西，那個嬢嬢可不能餓肚子啊！米油柴的都成了飢荒，叫嬢嬢跑過了阿鼻常去的地方也不見影

跡，一個垂死的人還加上一陣如火如荼的氣，差點兒嗚呼哀哉！

你知道阿鼻先生到那兒去了呢？嚇，有了三百萬，揚子飯店包一間長期房間，整日陪了大東舞廳的一個小揚州舞女，早出買衣料，晚出買皮鞋的正打的火般熱呢！一個說家室猶虛，願白頭偕老，一個說天涯海角，得遇知音，願相隨左右，侍奉一生；唧唧禮儀，說不盡的甜情蜜意，如膠如漆。但阿鼻一想，究竟還得回家一趟，看看那個黃臉老婆到底怎麼了？

郁太太見了西裝革履，滿面紅光的阿鼻後，大概肝火趕過了結核菌，雀的抬起身來從一對紅窟窿似的眼洞射出陰厲的電光直盯住阿鼻的鏡片，直滲入眼球？阿鼻不禁打了個寒慄。

——哼！你還想回來嗎？

——太太！這是我的家，怎能不回來！——付彷彿十年前求情似的笑。但這笑裏的意思說：——這短命的倒會拖呢！

——什麼太太，比豬狗都不如！（嗚嗚的哭）我要死了，你倒在外面跟那些騷女人快活，沒良

心的，半個月你知道家裏沒有一個錢嗎？（嗚聲更急促），我知道你巴望不得我早死，你好趁心如意了！（雙手亂扯頭髮，大哭。）這不是你的家，你給我滾出去，滾！滾！（拍床蹬腳。）

這具七分像鬼三分像人的形骸，本來使阿鼻先生要起噁心，加之這麼一來，更使七年來根本沒有感情存在的感情上添了一層厭煩。他訥訥的說；

——好，有好聚必有好散。你也不要吵，咱們乾脆離了婚吧！省得你見了我就生氣，是不是？

——好，離就離……滾出去；

第二天，阿鼻先生請了一位律師，當了郁太太的面簽了字，拿出一百萬算作「遣散費」，女兒給阿鼻引去，所有的衣服也一古腦兒帶走。

魯女士（現在不稱郁太太了！）尋了兩次短見；一次吞下兩枚金戒子，一次喝了半瓶火油；但全被萬能的醫師救活過來。王君特地請來一位馳名海上的牧師，到魯女士處作了一次虔誠禱告，靈

驗得很，非但使她的病狀轉佳了些，並且將一顆破碎的靈魂驅進了一本純潔的聖經。一百萬的「遣散費」，放放拆息，月息就有二十萬，也足夠魯女士和一個娘姨的開銷。

可是我們的阿鼻先生呢？丟了一百萬的離婚費，給小揚州雜七雜八化了有一百來萬，兒子還沒有成，錢包却要乾癟了！他開始備促不安，小揚州看看再也得不到衣料皮鞋，態度隨即一變，冷冷地自管自去重理摟抱生涯了！阿鼻先生咬咬牙，把孩子送進託兒所，自己搬進一個算為莫逆的友家，幫幫朋友算算賬，拉拉生意，總算吃上口閒飯。

但他沒有消瘦，更說不上什麼悲觀，在人生道上跌跌爬爬的也不知什麼覺悟不覺悟，他唯一認為遺憾，也可說後悔的是那筆百萬「遣散費」；

——爲什麼那樣傻，不給也可以，留着自己用不用不願意！

……哈哈，咱郁某生平不作虧心事……。

血與淚

〔小說〕 血與淚

蘇 羣

——果樹園的故事——

馬路上尖嘴紅的桃子上市了，我想起家鄉的果樹園，和在那果樹園裏所演出的血與淚交流的故

事。

是六年前的春天。

春天，在每根枝條上披上綠葉在葉綠間綴上紅花，在人們的血淚裏注入新的血液，站在曠野的高阜上，讓楊柳的軟風揉拂鬢髮，看白雲在藍色的草坪上散步，大地舒暢地向著太陽呼吸，面對着這些，誰個不要從心底吐出一聲讚美：「春天多美好呵！」

就在這美好的春天，敵人的鐵騎竄進這寧靜的樂土，枝頭的紅花墜地了，飄着悽豔的紅色，那是祖國兒女的血，灑在祖國的土地上。

每個不願做奴隸的人們噙着眼淚，懷着顆沈痛的心，向繁榮的城市，向他們自己的家，——那曾經住過他們的祖父祖母甚至幾代人裔的老家——告別，無奈地把家園交給陰森的鐵鎖，雖然明知這也是徒然，然而却那麼謹慎地鎖了，然後依戀地走

開，向窮鄉僻壤逃難。

我們一家子——母親，兩個姐姐和我，也隨着大批逃難的人羣，向外婆家遷移。

外婆家住在城北二十多里路的某村，地名叫張家尖，是全縣著名出產桃子的地方，外婆家的住宅後，也有着一座擁有二十多株果樹的園子。

住在城東門的姨父的一家已先我們來了，十六歲的姨姐瑞姑，十三歲的姨妹芹姑，和十八歲的姨兄文俊，連同我們姊弟三人以及當地的表兄弟，表姊妹們，真說得上濟濟一堂，使得這古老的院落，平添了多少熱鬧。

果樹園，便也成了我們天然的遊藝場，休憩所和會議廳。

在我們剛到時，正是果樹園打扮得像新娘的時候，紅的桃花，粉紅的杏花，雪白的梨花，在果樹園美麗的臉上，塗着一抹粉，一團胭脂，一點唇膏。十八歲的文俊是我們當中最年長的一個，這一年正該是高中畢業，他會寫詩，他就曾為這果樹園寫過一首多麼美麗的詩，到現在我還能把它背誦出來。

果樹園——他寫着：

我的新嫁娘

當三月的風

吹開你的笑靨

你的笑多醉人啊

像抑揚的琴音一樣美

而當日落西山的黃昏

晚霞的酡顏

映着你嬌羞的面頰

你沈思如一憂鬱的姑娘

迷惘地

凝着憂鬱的大眼睛

向着天邊……

在天邊

雲移動了

我——

一個歡樂的王子

駕着鳥羽的輕車

飛到你身畔

〔小說〕 血與淚

天國也已攪動着災患

我要忘了那天國

沈湎於你生命的一笑之中

那怕和你一同去死……

在當時，我們的確認為他是一首優美的詩，雖然我還不大懂得。我們只是放在嘴上唸，或是信口編起調子唱着，唱着唱着，我們也像成了那個歡樂的王子，忘了這是在逃難，忘了被毀掉的家，甚至忘了大人們因憂愁而緊蹙起來的眉毛，和漸漸地燃燒近了的戰爭的烽火。

在我們這一羣當中，除開文俊這個浪漫的詩人以外，秀雯也是最引人注目的的一個。

秀雯是舅父家頂大的女兒，比文俊只小一歲，她有着一頭烏黑的秀髮，一雙憂鬱的大眼睛，而在她的眉間，却時時流溢着剛毅的表情，她的性情是近於嫺靜的，同時也有着鄉村女兒的健康和活潑。她沒有讀過多少書，但她却懂得很多的事，她知道許多我們所從未聽過的民間的故事，她更會唱一些動聽的歌謠，她的歌喉是那麼清脆，圓潤，而且含着像濡溼着眼淚一樣的少女的憂鬱。總之，她

是一個迷人的姑娘，像打粉的果樹園一樣美麗的。即使她的少女的特有的憂鬱，也是那樣逗人愛憐的，除開歌喉，那雙閃在長長睫毛下的眸子，帶着深深的憂鬱，像深湛的河水一樣流動。而當這憂鬱的眼光沉重地落在文俊的身上時，在文俊的心裏，便不由的引起了不安，和急促的心跳。

愛情真是一件不可解的神祕，在互相忽略中却長大了，萬了芽，又開了花。

然而這在旁觀者看來却是非常清楚的。「文俊和秀雯戀愛了。」這消息很快地在我們中間傳播着，而且當做最有趣的事談着，討論着。

在當時，我對於戀愛的觀念是非常地模糊的，我只覺得這是件有趣的事，含着相當的神祕，這裏，就是他們相處得很好，他們要結婚。別的，便什麼也不懂得了。

在果樹園中間的那顆最大的碧桃樹底下而今也時常可以看到他們倆的蹤跡，肩並肩地坐在草地上娓娓地談着。有時我們幾個玩皮的孩子，故意跑到他們的面前，裝着咳嗽，或是遠遠地用手指刮着而揶揄他們，瑞姑和芹姑却有意趕着秀雯叫「嫂子」

，這戲謔使得他們惶恐而羞怯，時常漲紅着臉說不出話來，這表情使得我們喜歡，但以後我們也就識悔過來了，戀愛並不是犯罪的。

消息傳到大人們的耳裏了，這不知是誰告訴的，或是他們自己看出來了。外婆第一個却說：「能够秀兒嫁給文俊，到是一對。」

的確，誰說這婚姻不是美滿的呢？文俊年青，有為，秀雯美麗，嫺淑，而且同樣具有着一個潔白的靈魂和堅強的性格，再加上老親做親，這在鄉間可說再合格沒有了，因此老人家便也沒有什麼說的，算為默契。

戀愛的的生活是詩一般的，果樹園成了他們戀愛的聖地。愛的情調，把果樹園也裝點得詩一般的了。

一個月，兩個月，日子輕鬆地流過去，隨着麻籬的深入，這難中的桃源，也與其他地區一樣感到不可避免的繁雜的威脅，我們開始在逃避和奔跑當中，打發着每個黑色的死亡的日子。

在這同時，果樹園的花謝了，果樹園開始結着纍纍的果實。

每天，在躲過了當日的災難的黃昏，我們這一羣小孩子小孩子們，便集中在果樹園裏閑談，在綠蔭底下，團聚在一起，互相述說着當天危險的遭遇，和可笑的資料，而每天，總有一些不樂意的痛心的事在我們的心地增添着，糾纏着，像張家的房子給燒了，李家的一家給殺光，陳二嫂子妯娌兩個被強姦，還有他家十三歲的小姑，因不堪凌辱而死掉等等，這些事件在我們心頭打上不可解的憂愁的結，仇恨的結，尤其是在她們幾個少女的心裏。

有一天，我便親耳聽見秀雯和文俊的簡短的談話，那是在他們談過了某家姑娘被辱的消息以後。

秀雯擔心地問道：「如果這事情落到我們的頭上怎麼辦呢？」

「我跟他們拚掉。」文俊毫不猶豫地回答。他的眼睛閃着堅定的光，牙齒咬得格格格的響，他又重添了一句：「這些侵略的狗，我就恨少了一根槍。」

有透明的眼淚在秀雯的眼眶裏流動，她一隻手緊緊地握着文俊的右手，微微地顫抖着，一種說不出的感激，和恐怖的預感，抓住這個多愁善感的滅

少的心，揉，揉。

在這多災患的日子裏，誰又能料得到明天。

果樹園裏的果實長大了。像文俊倆的戀愛一樣，向成熟的路走着。我們做夢也想着，在不久，果實會長得又紅又圓，又大；亮亮的，照着人們的眼睛也發亮。

但不知怎麼，在我們同伴當中，却有人在偷摘那不成熟的果子吃了。據說並不如如何難吃，只微微的帶些苦澀，在這無聊的避難的日子裏，苦澀到也像成了異味，每個人都變得特別饑了，於是大家都紛紛的採摘着，吃着；而且我們說着那樣動聽的理由：「誰曉得我們那一天會死去呢？在這動亂的時代。我們決不能把紅的果實留給敵人。」

偷吃桃子的事給舅父和外婆知道以後，舅父把我們喊了去。他說，他並不是吝嗇。想在這上面賺一點錢，只是未成熟的果實吃了純是糟蹋，因此他叫我們等熟了再吃。可是，我們沒有聽他。一天，一向慈祥的外婆也嚷起來了，他所說的話最使我不能忘懷的是糟蹋了果子，你們會得到報應。

報應，我不是宿命論者，當然不信，可是在那

件不幸的事情發生以後，竟來了一個多麼壞的巧合。

我們仍舊採摘着不成熟的桃子，杏子，咀嚼那苦的甜味，把舅父和外婆的話當做耳邊風我們從不想到，那些生長的果樹，是不是在暗暗的恨我們，咀咒我們。

時序進入五月的天氣了，最晚的一種麥子也早經收割，田野呈着光禿禿的一片，殘留的麥根，萎黃地現着衰敗的顏色，像癩痢頭頭上的頭髮一樣，太陽漸漸暖了起來，向大地噴着熱氣。

一天清晨，壞消息傳來了，城裏日軍派了一個小隊在離外婆家僅五里的某村駐紮下來。

五里，這麼短的距離，真的災難，眼看着來了，附近村莊的命運已被決定，因為無論在白天夜裏，這些侵略的狗，會隨時衝開你家的門戶，站到臥房門口。

一個上半年過去了，大人們商量着如何作第二次的逃難，我們一羣孩子在吃過了午飯以後，却仍舊聚集在果樹園裏，雖然明知擺在眼前的災難，但我們誰也沒料到，它是來得如此突然，如此迅速。

我和秀雲以及其他幾個孩子都爬在樹上，跟在常一樣，向繁密的綠葉中找尋那比較成熟的桃子，杏子，把他們擲給仰頭期待的同伴。就在這時候，外面的人聲夾着雜沓的足聲騷擾起來，大人們也在屋前聽着：「鬼子來了，快逃呵！」

我和其他爬在樹上的孩子都趕快地滑到地上，却不知秀雲是不是給嚇壞了，她遲遲地停留在樹上不得下來，其餘的人們都已從果樹園的後門奔到田野中去，只剩下文俊和我以及其他兩個跟我差不多的孩子，守着這個驚惶失措的少女。

住宅的廣場上已聽見藥擦的皮靴聲，文俊發急地叫着：「快點，下來。」隨着這聲音，秀雲一失手摔倒在草地上，三個鬼子也同時衝進了果樹園的前門，後面還跟上五個。

不幸的事就這麼突然而又迅速地給決定了。鬼子們獠獠地笑着，叫着：「花姑娘，好來西！」

果樹園浸沉在一種悲哀的寧靜的氣氛裏，這是暴風雨前寧靜。中午的太陽光照着叢密的果樹，在草地上，投下了縱橫零亂的枝影。

秀雯從地上爬了起來，文俊向前跨了一大步，挺直地立在她的面前，她的臉是無表情的；兩眼射着緊定的光，我們的三個孩子畏怯地站在一顆桃樹底下，看着他們，在我的腦裏，很快地閃過了那天所聽到的文俊倆的談話，我的心不禁因恐怖而顫慄了。

一個鬼子端着上了刺刀的鎗，走到文俊的面前，用刀尖挑着文俊的衣服叫他走開，但文俊倔強地立着。

另一個鬼子野蠻地用皮鞭踢着文俊的小腹，用拳頭擊着他的面部，把他轟開。於是秀雯便落在這羣發瘋的狗的手裏，被侮弄着，秀雯發着尖叫，用兩手死力的掙拒，但這掙扎是如此軟弱，她被摔倒在地上……

文俊發狂似的，從那邊衝過來，撕着一個鬼子的耳朵，想把他拉開，並且想從鬼子的手裏奪取那根鎗；但二柄明亮的刺刀插進他的腹中，他吼叫着；又一柄刺刀從他的後背貫穿了前胸；最後，一柄刺刀却直接的刺入他左邊的面頰，刀尖在右邊的太陽穴透出來，像一個血人一樣，他仆倒在地上，

血汨汨地從幾處傷口向外流，浸溼了柔軟的綠草，在粘厚的血液裏，綠草黯然地低下了頭……

在文俊被戳倒的當兒，秀雯已從地上爬起來了，她掙脫了一個鬼子的手，「哇」的一聲奔來伏倒在文俊的身畔哭喊着：「俊，俊，」而且用兩手想把他抱起來，但文俊沒有回答，只有傷口的血在湧着。

兩個表弟已嚇得在一旁哭起來了，用手蒙着眼睛，我大着膽子想跑上去幫秀雯一把，但一個日本兵用刀頭指着我的胸口，於是我又被逼着退到桃樹底下去了。

他們重又拖着秀雯，像狼拖着小雞一樣，他們把她拖到另一顆樹下，扯她的衣服。秀雯發狂地用拳捶着鬼子的臉，用嘴咬着，扯着，一個日本兵嚇她說：「花姑娘，不要動，啞拉啞拉的。」（註）（意即殺）

但秀雯不管這些，她已停止了哭喊，她的眼球上佈滿了恐怖的血絲，臉鐵青的，她要復仇，她要為文俊復仇，她要為一切被害的人們復仇。

然而，以一個瘦弱的少女，與六七个粗壯的敵

人搏鬥，這結果會怎樣呢？一個鬼子拖着她兩手，把她捺在地上，一個鬼子橫暴地扯着她。小衣，跨在她的身上；我不忍再看下去，我閉上了眼睛，一切全是這麼注定的完了，生命真就是如此一齣值得一哭的悲劇嗎？

但一聲喊叫的喊聲把我警醒過來，那個橫暴的日本兵兩手按着面部叫着，爬起身，有血從她的手指間流出來，滴在衣襟上，這是給秀雯咬破的，這個堅貞不屈的少女，她盡着一切所能有的力量，以敵人的血和她的血同流，那怕只一滴。

這舉動激怒了每個日本兵，他們把所有的殘忍都加在秀雯的身上，他們用刺刀割裂着她的下身，把她的乳部也割開來，秀雯咒罵着，掙扎，在死亡與痛苦裏扭動着，最後，便無聲無息的暈過去。

我真是怎麼一個卑情的傢伙啊，眼看着敵人在殘殺我的兄弟姊妹却毫無所動，當時我為什麼不衝上去呢？那怕把我十四歲的生命在那染血的刺刀上戮死也罷，但我却是那麼卑怯地呆立在桃樹底下，讓淚水模糊了兩眼！

敵人在洩盡了他的獸性以後，去了，那個被咬

去了鼻頭的粗野的狗，也走了，我們如同剛從夢中醒轉來的跑到他們身邊去。文俊半個臉吻着地面，幾處傷口的血，已在草地上凝結了暗紫色的血塊，他的臉完全迷糊在一片血裏，呼吸早停止了，十八歲，爲了保持祖國兒女的堅強的精神，不願在敵人的面前屈服，也爲了維護他所愛的人，不願讓她遭到侮辱，在英勇的搏鬥以後，他交付了他的生命，十八年的歲月不是白活的。

秀雯可更慘了，我簡直無法形容那樣可怕的形狀，這是每個稍有人性的人所做不出來的，但她的呼吸却仍舊繼續着，眼球也還能呆滯地轉動，在我們勉力地搭着她回到屋裏，把她放在舖在地上的草席上時，她表示了深深的感謝，而在她強直的眼角，擠出了一滴淚水，這淚水是她十七年來最後的一滴，是爲着這光榮的死而流的。她呻吟着，嘴巴牽動着，像要說些什麼，於是問她：

「是不是你記挂着文俊。」

她勉強動了動頭。我再說：「他還好，你放心騙一會兒好啦！」但她表示了不信任。於是我實在不忍再騙她，我激動地說：「我要替你們復仇，我

要叫那些殺害你們的狗一個個的，死在祖國的土地上，文俊死了，但我們還活着，活着的會永遠記着這仇恨，這血債。」

她很滿意的動着她的手，我會意地把我的手放在她的掌心裏，她的臉上露出一絲笑容，她的眼睛也像靈活多了，閃着青春的光芒；我從沒有像今天這樣深深地感覺到她是如此美麗，她不僅具有着一切外表上所稱得上美的條件，而且，她是有着這樣一個潔白的堅強的完整的靈魂啊！我不禁第一次以愛情的聲調，顫抖地喚了她一聲「秀姐！」便伏倒在她的身旁，孩子地的哭了。

黃昏，五月的黃昏是怎麼悶人呵！夕陽照在對過院落的白牆上燃燒着，悽麗的紅光映到這朝東的屋內，秀雯在這反照的紅光裏蠕蠕着，微弱地呻吟，像將落的太陽一樣，她也要向那不可知的黑暗的深淵裏沈下去了。

我們三個孩子分了一個去找舅父們！一個守在果樹園裏，還有我一個便默默地留在秀雯的身畔，看她微弱的呼吸，和給血浸透了的剛替她蓋上去的白色的單被。

大人們回來了，陸續地，有的還不知道，當他們一進門看到這情形時便一個個的楞住了。舅母和姨母也回來了，她們傷心地哭得在地上打滾，誰都流着眼淚，太小的孩子嚇得怕進來。左右鄰居們也跑來問訊，嘆着氣，搖着頭，咒罵着，女人們流着眼淚，說一些關切的話走了。醫生也請來了，但他的回答是那麼冷酷，沒有法子，傷勢太重，從這時起，秀雯便陷入不省人事的昏迷狀態中了。

姨父和舅父却忙着料理棺材和壽衣，默默地一言不發，男人的悲哀是給囚禁在心底的。

每個人都感到「儂今葬花」和「兢兢自危」的壓迫，在這到處埋伏着死亡的陷阱的日子裏，每條生命是不如蜚螞那樣的脆弱呵！

而這些給我們只有一個意識：「敵人來了，敵人是屠殺的兇手。」還有就是「軍隊走了，他們丟下了我們。」

延到深夜，這個有如盛裝的果樹園一樣美麗，一樣健康的少女便這樣悄悄地死了，也正如一顆顆沒有成熟的果實一樣，給殘酷地從生命的樹上摘走。

六年了，在秀雯死後雖然我也曾實踐了我的諾言，在敵人的後方打擊着敵人，替他們復了仇，而且直到最後贏得了勝利為止。

今天，我看見尖嘴紅的桃子，才想起了那果樹園，才想起這真實的故事，也才想起那值得我們崇敬的堅貞不屈的年青男女。爲了珍重這次勝利，和對於千萬戰士以及千萬受難同胞的死的愛惜，我們

應該嚴肅地追念過去，嚴肅地瞻望着未來，嚴肅地要求政治的進步和改革，而且，我們更應該愛護這勝利的果實，不容許有任何人來企圖把他毀掉，把他拾走。

勝利的果實該歸之於人民，因爲在戰爭當中，只有人民支付了他最多的一切，和挨過了最多的苦難。

行雲流水

傅紅蓼著

長篇章回小說

情節曲折

文詞美麗

纏綿哀豔

雅俗共賞

長篇譯作

早戀

夫雷雅曼著
胡山源譯

是蘇聯現代文學名著
譯筆流暢與原文並美

抒情的語句，心理的分析，美麗的背景

文筆細膩優美

描寫技巧成功

地方色彩濃厚

現代作風標準

日新出版社印行